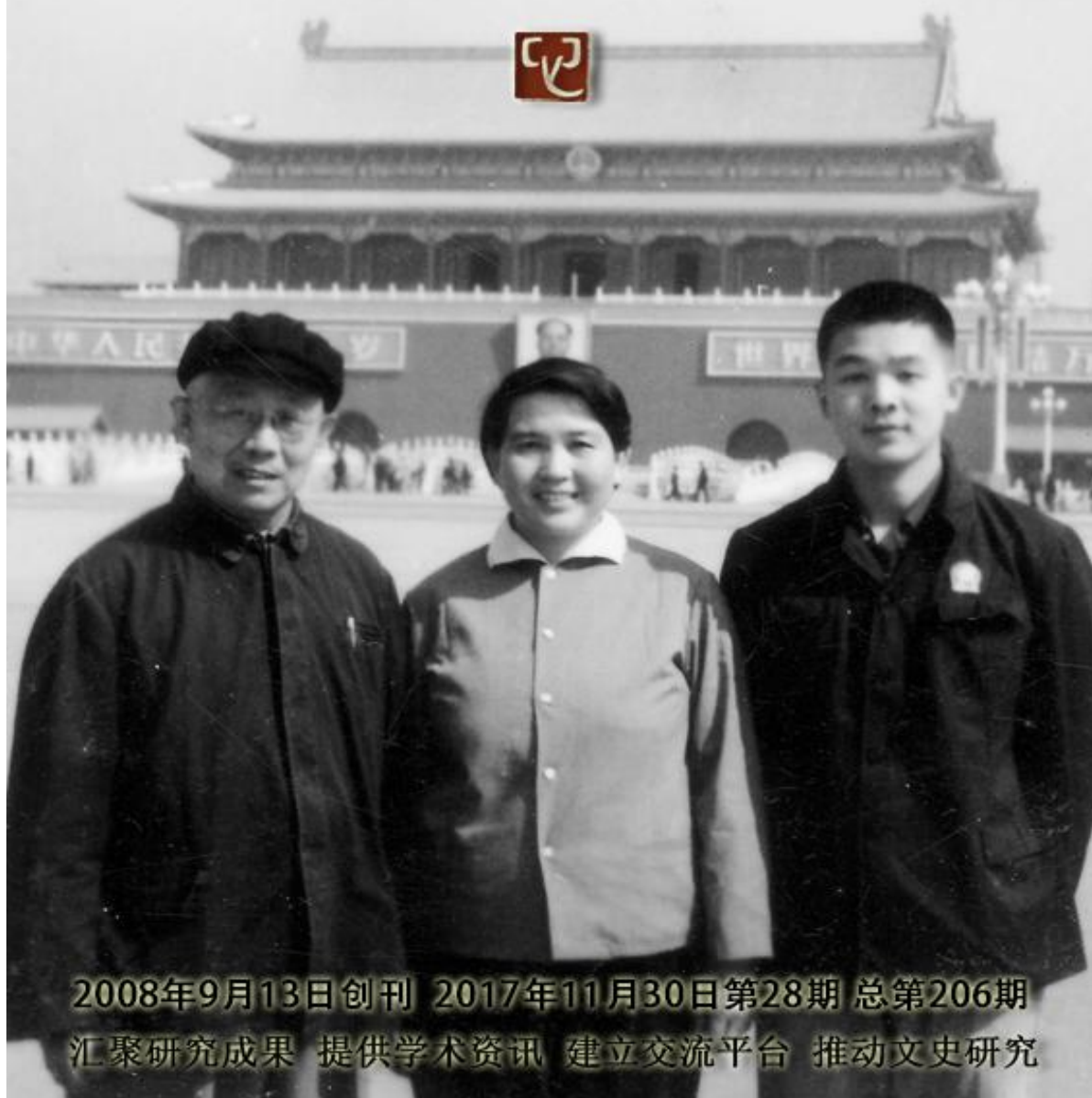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1月30日第28期 总第20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6期

王林家书·上山下乡时期（下）

（1969年9月—1970年6月）

目 录

1. 刘卫军给王端阳的信（1969.9.6）
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9.7）
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颂英、小燕的信（1969.9.11）
4.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9.21）
5.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9.22）
6. 张小雁、张小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9.1）
7.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9.21）
8.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10.1）
9.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10.1）
10. 王端阳给王庆友、王颂英的信（1969.10.14）
11.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10.14）
12.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0.15）
13.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10.20）
14. 刘卫锋给王端阳的信（1969.10.30）
15. 王晓燕给王端阳的信（1969.10.31）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1.7）
16.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1.13）
17.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11.17）

目 录

18.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11. 28）
19.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11. 30）
20.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11. 30）
21.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12. 8）
22.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12. 14）
2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12. 22）
24.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12. 22）
25.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1. 5）
26.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1. 6）
2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1. 12）
28.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1. 14）
29.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1. 19）
30.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1. 29）
31.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1. 31）
32.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2. 3）
33.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2. 16）
34. 王端阳给王颂英的信（1970. 2. 20）
3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2. 27）
36.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3. 8）
37.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3. 8）
38.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3. 15）
39.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3. 22）

目 录

40. 王克平给王颂英的信 (1970. 3. 22)
41. 王克平给小陈的信 (1970. 3. 22)
4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23)
43.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24)
44.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25)
4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5. 7)
46.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
47.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6. 3)
48. 父亲王林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4)
4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4)
50.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5)
51. 父亲王林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7)
52.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0)
53. 王晓燕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0)
54. 母亲刘燕瑾给王庆友的信 (1970. 6. 12)
55. 父亲王林给王克平的信 (1970. 6. 17)
56.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8)
57.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20)
58.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22)
59.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6. 26)
60.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28)
61.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6. 30)

刘卫军给王端阳的信（1969.9.6）

表哥：

你好，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自从上次你给我来信以后，我就没有给你去信。你在信上说叫我去，可是因为学校不让跨师，所以我没有到你们那里去。

现在我已跟着学校到黑龙江省虎林县西岗修配厂，我们这里的政治空气非常浓，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很好，我们住的是二层楼房，楼上有电灯、电话，楼下有自来水。我们是和北京一样，三年出师。可是你们是一年一次探亲假吧？我们是三年一次探亲假。我们有的同学一听三年一次探亲假就哭。我在这里很好，可是有时也不免想家，有时我自己还哭。可是，一想起我们这里的老工人，因为革命，他们十一年都没有回家，我也就不想家了。

我们8月25号才批，29号就走了，所以也没有给你写信。我们这里和学徒工一样，每月工资十六元，我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5：10分出操，5：30吃饭，我们这里非常紧张。我们这里主要修理汽车和拖拉机，我们修的汽车是边防战士的。

我在这里很好，你放心吧！

让我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上，更高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保卫祖国的北大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因该学习了，就写这些吧！

你要是给我写信，我的地址是：黑龙江省虎林县西岗修配厂也行，大修厂也行。

因是在床上写的，太乱，请原谅。

卫军

1969年9月6日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9.7）

爸爸、妈妈：

我们麦收还没完，今年雨多，机械下不了地，人就得收，共四百多垧，一垧十五亩，有时白天黑夜干。我们全连共一千多垧，劳力才三百多人。

我现在心情很好，劳动也挺好，不累了。现在是最紧时，等几天后就如同玩一样，很自在、舒服，这就成了劳动成了第一需要。身体很重要，我一定要好好保养。

妈妈寄来的肉松收到，非常好吃，现菜少，就就馒头吃。因为今年有些反常，几十年少见，菜地里没人管，草很多，现在有些菜在地里长的不错，但食堂人不多，有的不摘，过了麦收（再有十天左右，也许几天）就可以好些，那时人力不紧了。

前些日子来了二十七名北京的六九届，铁二中的，还不错。

爸爸在干校很好，我很放心，就是以后怎么办谁也不知道。反正这里对出身很重视，爸爸解放就好多了，如能结合上就更好了。你给端阳的信还未收到，估计快了。

我在这里很好，看意思也很重视我们，但对我们还是不了解，我也就好好干，老老实实。这里的知识青年水平不太高，连里也看出来，他们也是非常想来一些能干的人才。我们原来有些想走，表现一般，现在好一些了。连里现在也很乱，领导不得力，新上的干部不行，工作也乱。

颂英在没事时，给我买样板戏剧本速寄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有没有都行）。我让庆友把我的旧半导体寄来，还未收到，这里很闭塞。

克平

69.9.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颂英、小燕的信（1969.9.11）

爸爸、妈妈：你们好！

你们八月二十四日来信我昨天晚上才收到（九月七日）。

前二十多天，嫩江水涨，一连下了十多天雨，山洪暴发，很多农业社被围，交通全断，一切力量都投入抗洪抢险之中。袁副师长也亲临前线。现在水已下去，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从拉哈到团里的交通仍断，只有小船通行，至今我订的《人民日报》已经二十多天没来了。这次雨水，正在麦收中，我营收的快，收的早，连长说是“七分熟，八分收，十分熟了三分丢。”可大部分都刚开始，结果一下雨，粮食全扔在地里。北大荒的土有一个特点，一下雨特别胶粘，一干又很松，种地好，但公路、修房就不行了。所以下雨，公路根本走不了。就是宿舍、食堂周围，全是稀泥浆，没有高筒靴子真不行。我们收上的麦子，也坏了不少，没干一堆，温度达40—50度，站在上面都烫脚，水泥场院周围，一片片绿油油的麦苗，倒有了几分“春意”。大田里的麦子也出来，可见浪费之大。这也是没什么办法的。

一个月前，师政治副主任（姓岳）到二十一连蹲了一个月点，把我们天津人和营部的矛盾解决，现也不在抓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了，岳副主任批评了荣总的某些人。他对我们不错，也批评了我们，提出不少希望。有一个同学平时老看马恩列斯的书，岳副主任说：“你想看，我那还有两箱。”“你们水平很高，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实践？”当时那个同学不知何意，无言可答。岳说：“你们的理论都是书本上的，你们虽然会讲很多大道理，但不一定真懂，也不能说服别人，因为你们没有实践。”“我建议你们应该在和贫下中农的实践中多学习毛主席的书。”而且岳很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思想方法、丰富的经验、刻苦的学习精神，使我们的那几个同学心服口服。

二十一连就是压死人和一个天津女生自杀的连，也是过去某些领导对天津人压的最凶的一个连。岳副主任一到，首先去那个连。岳副主任到我营，对我营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促进极大，影响很大，都可以看到。他在营里办了一个班长、排长的学习班，给他们讲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讲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创四好连队等等……

前些日子，营里首届讲用会召开，我作为一个报导员的身份去参加，前天刚回来。这次讲用在连里、排里我都没参加，正好我去克平那里了。在这次会上有几个讲的很好，但

主要还是传达了几个文件，一是中央八·二八命令、中央军委八·二一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和陈司令、兵团、师团关于准备打仗的一系列文件。很有火药味，总的意思就是要打了，还讲了把苏修放进来的六个好处。同时又要建立战备连队，团里成立一个，各连还要成立，我连出33名18—25岁男性青年，要求政治思想好，出身、社会关系好，身体好，要拉就得拉得出去。兵团刘副司令昨天到我团召集所有连长开了个会，也讲到战备问题，还讲了今冬明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刘说有人问我发领章帽徽的问题，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关键在于组织好，现武器发下去都没有地方放。我连目前中心也是反无政府主义，军队内部就得坚决服从命令。“军令如山倒”，我现在也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在开会期间，我把我们连队的创四好计划写出，经群众讨论，最后定稿交给营部，教导员在大会上提出表扬。一共只有三个连订出。现连里也正大搞四好、五好。我又具体抓了一下宣传工作，不过我心里总是想去打仗的，这次争取当个战备连的普通一兵。如果打起仗来，我不会给毛主席、给全国人民、给无数革命先烈、给父母丢脸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一次做梦，走上敌人刑场，敌官狞笑说：我们胜利了。我当时义愤填膺，写了一首绝命诗：

自信英魂不会亡，誓把恶魔一扫光。

谁言乌云能遮日，哈哈！红旗定在五洲扬。

可能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像王连举还能照自己胳膊放一枪一样。但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世界观，做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如果平平凡凡的过去，那倒可怕。

关于办学习小组的事，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如能上机务、开东方红、当电工都认为是美缺。高人一等的事。所以我一搞，好像自己想上机务似的。我自己倒没有那种想法，我别有他好，就是喜欢艺术。我这里有个质量很差的照相机，就是胶片买不到，也是120的。可以照一些反映工农兵生活和知识青年再教育的照片，有时可以帮助写一些报导之类。我也愿意干这些苦活，到各地去闯，接触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丰富自己的生活，也能加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青年时候应该多得到一点真正的知识，多经些风雨。

廖晓淇 8 月末进小兴安岭伐木，本来我也想去，可没赶上。地点在哈尔滨北部小白地区，要去三个月之久。

你来信谈到纪律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对我启发很大。国庆节是不能回去了，春节也肯定回不去。我连有两个天津的，一个林春英（王小勇的对象）和孙培如回去，在连里、营里影响极不好。让营长亲自抓住了。我来东北已经一年了，已经回去过一次了，这已经不错了。如果参军的话，三年之内也不许回去，尤其现战备如此之紧。

我现在没什么可要的东西，东西很齐全，我看还是少点好，“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少点利于战备。我总是想走的，多了太麻烦。如可能，把钢板、蜡纸之类托人带来。

寄来的东西（肉松、凉鞋等）收到。

我们这里没桌子，全是爬在床上写的，很乱，请原谅。我们组建战备连，一个连 33 人，估计 8 到 10 天就完。

到这里吧！

祝父母身体健康！

儿 端阳

1969.9.11

颂英、小燕：你们好！

你们俩的来信我全看了，心里很高兴。特别是小燕学会游泳，又学会了骑车。

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枪，正在进行组建。但是如果苏修胆敢发动战争，那么我一定会拿起枪，冲到前方，亲手消灭这些强盗。

你们在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从小就要向英雄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颂英还未分配，如分配你可以要求留在城市，因为家里走了三个，父母无人照顾。你留在天津，我们也就可以更放心地干工作了。

我们这里青玉米有的是，最近又打了些鱼，虽然生活上艰苦些，但苦也苦个快活。

不多写了，你们十一怎么过？

大哥

1969.9.11 北大荒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9.21）

端阳：

九月十一日信收到了，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到你近来进步较大，我们都很高兴。但我感到你的思想还有些不彻底，比如信中说的“到各地去闯……丰富自己的生活……”，以及什么“青年时候应该多得一点真正的知识，多经些风雨。”这还是“这山看着那山高”。你目前最主要的是在实践中把毛主席思想变成自己的灵魂和血肉。不要各处乱跑，要在一个地方生根，像浮萍一般乱跑，最糟糕不过。你处在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第一线（虽然还不能算第一道火线），这个斗争从全世界看来，不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物质方面的斗争，都是最尖锐复杂的。你如能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斗争，并能在政治思想上站在第一线，对你的世界观的改造是最关键问题。

开箱子见你的俄文毛主席语录，我觉得你在冬季如有空隙还可以温习俄文语录，在反苏斗争中会用着了的。总之，这次反苏修斗争，是当前国际上最尖锐的斗争，反美帝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当然同样尖锐和重要。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究竟是有成套的经验了。帝国主义在人的心目中是臭而不可闻了，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苏修，却还有欺骗性。尤其是中国的叛徒，各国共产党的叛徒和修正主义者都像苍蝇一般菌集在苏修那里了，所以斗争起来更加尖锐、复杂。

电工小组互助学习，既然可能产生抢美缺的可能嫌疑，那就不要自己主动开办，技工如主动提议，也要先请示连领导批准。你们自由惯了，目前首先要锻炼的是纪律思想。否则就会发展为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在目前，你应当争取当战备兵，天津的民兵也在建

立基于民兵团、师。

我们已学习四个星期了，还要学习两月，那就到国庆节以后了。学习完了还回 104 干校，参加整党。

不写了，希望你继续努力。

爸

九月二十一日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9.22）

端阳：

你最近的一封信也走了十天才到家，我们看了很高兴，觉得你的情绪比较稳定了，就愉快地在边疆过一个有战备意义的二十年大庆吧！

不知克平那里放假不放，我给他写信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让他利用这个假期可以到你那里去看看，那么你们两个就一块过国庆节了。

为了让你们过个愉快的国庆节，我今天给你寄去二斤肉松，一种是鸡肉松，一种是牛肉松。另外寄去两个胶卷，好让你们在国庆节时照下在边疆庆祝国庆的情景，尤其是你们知识青年，第一个国庆在边疆是多么有意义呵！照下来做个纪念吧！如有好的寄两张来，我们看看，以慰我念！

既然有首长到你营去蹲点，并解决了问题，也起到很大作用，那就应该很好的听领导的话，多做自我批评，消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你们在学校里当学生时代可以散漫些，今天是军垦战士，也应该像在正规部队里一样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进步，才能谈到改造世界观，才是真正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了。你爸爸还特意让我问你一下，岳副主任给你们都提了一些什么意见？我相信一定对你们很有针对性，对你们帮助很大。

我们机关昨天给我来信，说他们最近正准备到北京军区农场去劳动锻炼，说把病号另

编一个队一块带下去，希望我能随部队一块下去。我已经回信，我也很愿意一块下去，如果在下面适当安排病号生活，劳动我想对身体也许还有好处。另外我也休息得日子不少了，离剧院运动很远也感觉到落后了。所以我准备过完国庆节，在四、五号的时候就回剧院去，看看怎样安排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点去，我再给你们写信。

你寄来的布票已换成天津的了，但棉花票人家不换，说上级没有规定换棉花，只规定换布票。这样我想我还是给你寄回去，到什么时候你买了棉花捎回来或寄回来就行了，也许你们那里棉花还好些呢，这里不太好。

你三舅又给颂英买到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和庆友带走的那一样，她很喜欢，我现在正动员她寄给你，所以你不用要庆友那本了，这本给你吧。还有一本《民兵卫生员课本》，明天也给你寄去。收到肉松后来信，因这已是第三次给你寄肉松了（注意里面有胶卷）。

我给你们寄东西全是用纪念邮票，可保存。

再见！

祝你进步！

妈 妈

9月22日

张小雁、张小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9.1）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端阳：

你好，来信收到了，我们很高兴。咱们分别已有半年多了，在玩的时候，经常想到你，可能以后还有时间和你见面。

听说，你被评上兵团战士了，还要发枪。我们很羡慕，为你高兴。你在那一定要更好

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如果苏修侵略者敢来侵犯，你们就要狠狠地替我们把这些侵略者全部消灭光。

我们学校正在进行“复课闹革命”。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加倍学习毛主席著作。利用这几年的时间，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将来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前天津也正在搞战备教育，组织民兵，准备随时分赴战场。我们也要很好地锻炼身体，加强战备观念，做到“火海刀山也冲上前”。

在同一天，我们也收到了克平的来信，准备也给他去信。将来我们也可能分配到一块去，那该多好啊！

我们爸爸、妈妈问你好！小朋问你好！

再见！

致革命敬礼！

小雁、小英

1969.9.1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9.21）

端阳：

你走之后，一直没见来信，你那现怎样？半导体拿回去了吗？我们麦收，你走之后又干了一个多月，可费了大劲了，黑白干。

我连组建值勤小分队，还未发武器。在连里有三十五人单成一排，全是男的。古文化是一班班长，他上去的快使人惊讶！没有我，我也不再乎，反正将来打起仗来会有枪的。

我们那个副排长，上海的知识青年，前些日子到北京去参加国庆观礼去了，太幸福了。

全师去三个，我让他捎信给三舅，把地址告诉三舅。我又给家写信，让给我买一个半导体，不要太好的，让我们那个副排长吴东旭带来。爸爸工资照发了，还得交党费。但我看还是可以给我买一个的。早买比晚买好，早听早受教育。我做的那个给李舅，我让庆友寄来，还未见到，就是寄来效果不会太好。我这里听广播很不容易。

昨天我在连里买了月饼吃了，你那能吃到吗？

转的事怎么办？坚持转过去吗？可能不太可能，也不好办，你能转过来吗？现在我也不知如何是好。我现在和这里的人关系还不错，又来了两批北京的，一回二十七个，一回十几个，都是北京铁二中的，有一些铁道部的干部子女，都太小，水平有限。我也是很想到你那里去的，不过不敢轻举妄动，你看呢？

接到信也得国庆节了，祝你节日愉快！我估计我也许去不了你那里了，连里可能不准假。

不多谈，来信！

克平

69.9.21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10.1）

端阳：

来信和小张等同志见到了，我们很高兴。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伟大日子里，听到你在边疆上山下乡的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尤其叫我们兴奋。你们这一年的收获真是巨大的，对于你们的世界观的改造将要起一生的影响作用。这是从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但是要用毛主席的指示从积极方面认真总结经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你们才能继续前进。如果用个人主义的消极思想对待这一段，也会走向反面。我们学习班

里就有不少这种反面例子。

国庆节假期，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不能再详细给你写了，小张回去由他面谈好啦。我要在这个假期内广泛征求革命群众的意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从自己前半生的错误经验中总结出正面经验来，找出自己走错路线的原因和规律来，找出今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和革命干劲来（先起个草），因此很忙。但从小张谈的情况中，我们对你有如下希望和要求：

1、要认真、坚决、彻底执行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指示！要认真、坚决、彻底执行中央“八·二八”命令，以及建国二十周年的口号和社论的精神“准备打仗”。从今天到明年国庆节，不要再兴回家来看看的念头！一直干下去，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干下去！准备打仗！明年国庆节如形势缓和再兴此念。今后不论何时，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不请假、不准假就擅自回来或胡转悠。你如不准假就回来，自由行动，我和你妈妈，以及姥姥家、舅舅家都不欢迎你，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起码的家规。

2、执行排没有批准你们，不要耿耿于怀。没有批准就闹情绪，甚至于自由行动，恰巧证明了上级不批准的正确。难道在执行排以外劳动和加强战备，就不能忠于毛主席、忠于祖国了吗？要结合着刘贼的“入党做官论”的反动思想，挖一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脏东西！争什么“气”呢？那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

3、排、连叫你起草“四好连队运动”的计划，又叫你当通讯员，这是对你的巨大信任和考验，你要百分之百超额地完成任务。不要辜负上级对你的信任和重视。小张说你们排自开展四好运动后，大有进步，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良好的开端呀！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一点用一点，改造自己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不要夸夸其谈，言行不一致，表里不一致。这段放光的改变过程，要好好记录下来。并且沿着这条成功的道路一直发展下去，不可中途停顿，更不可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走上斜路。

4、你这一生不要再妄想当什么“专业作家”！如果你喜欢写作，只可利用业余时间。林豆豆那篇文章，你不是看过吗？你完成本连、排的通信任务外，如尚有余暇（不许因此

不劳动)可按林副主席的指示练习写作,一不要写长的(过两千字以上的都要少写),二要以表扬为主。小张说你们韦副连长,是个多么值得表扬的正面形象呀!也多么值得你好好学习呀!还有你们指导员,对你们对他的炮轰,毫不存成见,这就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干部!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好好观察他们的特点优点,成熟后写出来。你要主要完成连、排的通讯任务,不要好高骛远!写本连、排的先进事物,要交指导员审查后再加工。写任务以外的稿子,如韦副连长,作为练习之用,可先寄给我看看,不许自由主义地乱投稿件。

你如果有决心写较长的,就先下定决心在这个单位,坚持不渝地一直干个二十年,有系统地了解了这个单位,就能够了解和利用其它典型单位的间接材料了。像燕子点水般地各处乱跑,各处访问材料,而不具体实践,只能炮制毒草!创作文艺作品,跟当新闻记者采访完全不同。不过你在本单位一面劳动,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写通讯,那跟外来的记者采访大不同。前者以自身的实践为基础写,后来是以别人的实践为基础写,深度大大不一样。

我们对你的希望和要求,目前先写到此处,下边还有几件事说说。你母亲十月四日就回北京上班,青艺不久就要到北京军区某农场劳动。长期的,长到多久,尚不知。你母亲的病有好转,但不是痊愈,下去劳动锻炼一下,也可能好转。我于十月十八日学习结业,以后回本单位整党。中央对文艺界尚未有样板可仿,我的工作尚不知如何,听上级分配吧!

庆友忽患急性肾炎,浑身浮肿,肿得眼睁不开。到县城医院去治,医生叫住医院,无床位。回生产队时又翻车,摔得够利害的。第二天上医院检查,据说还没摔断摔碎骨头。我们已经给她写信,叫她找个伴赶快回津治疗。这事你们不要担心,我们负责照顾了。

不写了,我对你的希望和要求,你有什么意见可来信讨论。

希望你继续努力!

爸爸

建国二十周年于津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10.1）

端阳：

我连在前些日子派了一名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就是我们那位副排长，上海的知识青年，我让他到三舅那。我叫妈妈买一个半导体叫他带来，不知给不给买。

十月中旬我们团去九百人到查哈阳参加修理水库，我连得去八、九十人，我准备报名去。你们估计都得去，我准备长期，因为不可能一时半时，在那你要也去了就好了。不去，离那也近。我连前些日子还抽了一个人到大杨树煤矿，先去学习，明年就可能建矿，还得要大批人。

你怎么老没来信，我给你去了一封信，我们现在很忙，现在已抢收豆子。我割了几天豆子，一咬牙也没啥，我现在啥活也不在乎，不怕苦，不怕死，就什么也不怕了。

妈妈又给我寄了三袋肉松。

我现正在团部，全团人都到团部开会。上午开会，下午演出文艺节目。

我连组建了小分队，古文化是一班长，没有我，没发枪。

时间特紧，你那怎样？

快来信。

“乐挥碧汗浇天下，笑洒热血染全球。”这是我对的对子，下联是珍宝岛英雄陈绍光的豪言。

克平

69 国庆

王端阳给王庆友、王颂英的信（1969.10.14）

庆友、颂英：

你们好！我估计庆友已经回津了吧？现身体如何？一定要好好治疗，安心休养。

我现在在北大荒很好，来东北一年了，使我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决心在这里干一辈子革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我现只有一点私心，就是很想回家看看，但是中苏边境形势很紧张，我又绝不能离开战斗岗位，所以不能回去。对，我那两本大影集，叫王小勇他们带我这里来，我想家时就可以看看，千万不要忘记。

代问姥姥好！代问小燕、小英、张寅、张访、小朋等小朋友好！小燕的信已看到，不给回信，请原谅。

大哥

1969.10.14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10.14）

爸爸、妈妈：你们好！

来信收到。爸爸对我提出的四点要求，我反复看了许多遍，要求很高，我一定努力做到。

你对我一年的学习、劳动作了充分的肯定，我感到很惭愧。这一年中，我在很多方面做的不够，特别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不彻底性。但是在动摇中，逐步地比较地坚定起来了。主席著作也开始懂了一点，这也就是唯一的一点点收获。

我现把我在连里近一段情况向你汇报一下，还希望能指教。

我连从10月初开始整党，由团里来了三人工作组（其中一个干部，团医院指导员，一是老职工，23岁，一是上海来的女知识青年，原在团修配厂卫生员，后两人不是党员）和我连指导员，一个老战友，一个天津新战友钟泽瑢（我校高三五班的，现任战备排副排长）。准备搞25—30天，第一个阶段学习，明确认识，打消顾虑，认清意义，昨天结束。现开始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目前已经揭出不少问题，主要是不突出政治……

整党小组下设了个大批判组，有五、六个人，我也被选了进去。写了一些批判文章。我主要批刘少奇，对连里还是不大了解，也不准备完全陷入过去的纠纷，多做调查研究。主要从政治路线上来帮助领导班子能够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主要是做思想工作，从思想上吐故纳新。现我很忙，不多谈了。总之，这次我很慎重，多从正面讲道理，宣传主席思想。对一些错误思想也批判，今天写的文章就是《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还是中间人物？评我连个别党员的思想作风》。

我今天晚上准备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知道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但是我却是坚信毛泽东思想，而且下定了决心一辈子跟毛主席、共产党走。我下了决心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献给埋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就是入不了党，那我也要绝不动摇，永远革命。因为入党并不是我的目的，不是为入党而入党，而是要革命。你看如何？

我找连长、指导员谈过，我未参加战备排原因就是家庭。现在连里人员调动很大，战备排又划归野战军管，而且别的团已发枪、炮，有的调去学俄语……可总没我的事，自然有点波动。但我还是要排除干扰，不怕挫折，经受住任何考验。不知你们单位是否来证明信。如来，我看先寄到连里来。可能你们单位没有整党，还算没最后定性。另外关于妈妈的事，我知道得还不大清楚，现算什么问题。

今年冬天，我们团要大搞水利，这是兵团党委的决定。要从别的团调来数万人，打一场歼灭战。我们营就要来2000多人，克平可能也要来。

现在工作很紧张，每天抽出四个半小时整党，还要搞秋收，没有时间总结，以后有时间再说吧。关于写作，我有时想练练笔，可又没时间，没下决心，很懒。

就先到这里。

衣服之类我没什么可要的，明年再说吧。朴素一些好。我要的东西上次信中写了，再提一下：1、俄文林副主席报告、党章、我国最近政府声明和文件等等。2、照相机能否带来。没别的了。

端阳

1969.10.14 夜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0.15）

爸爸：你好！

上午刚把信发了，下午指导员找到了我，把你给团首长的信转给我看了，上面还有营副教导员写的字，说要研究我加入战备排的问题。信是从团、营下到连的，里尚有团部的意见。我未看到，但看出有好评。

现原战备排已归野战部队管，现又组织独立营，一个连 18 人，9 男 9 女，归团管，下面还有由连管的值班班。我已被批为独立营（未正式公布，只是指导员与我谈了），但我并不满足，还想到野战军中去，我要在残酷的战争中铸造我对毛主席的一颗红心。

没别的事了。我现在大批判组，很忙，又要调查，又要写文章，时间很紧，不多写了。

你的信对我教育很大，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希望今后还要更多的指教。我也要克服摇摆性，坚定向前，勇往直前！

祝身体健康！

端阳

1969.10.15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10.20）

端阳：

照相机的事，我考虑了结果，认为不能叫小勇给你带去。给你带去，就把你害了！因为，从你的来信看来，听王、张谈话中看来，你那种自命不凡的劲头，实在脱离群众。我

再给你带照相机去，你更神气十足，招摇过市了。你信中说你爱喝酒，一步步成了酒鬼！我对你不难想象，到社员家喝得醉熏熏的，满口酒气，到处出丑！再挎着个照相机，喝得歪歪倒倒，那真成了“典型”。我为不叫你成典型，一是不叫小勇把照相机带去，二是警告你不许再喝酒。酒过一盅，也就是过一两就不许再喝。不论远近，怎么劝也不能再喝。俗礼是劝酒，要打破这种四旧，就是要顶住。历史上有多少人坏大事坏在在喝酒上。再一说，你小时害哮喘病很厉害，有病根。喝酒伤胃，如影响得再犯哮喘病，你想想，大舅什么痛苦吧！你不愿尝尝大舅的哮喘病的痛苦，你就该视喝酒为畏途，就不会再视为什么美事啦！

有些话我叫小勇转给你。我在学习班结业了，马上回干校整党。所以没有多大工夫写信。你那种晃来晃去和自命不凡的那种劲头，叫我也不肯批你参加执行分队。什么冲杀敌人，没有纪律性，拿起枪来胡来，不但不能保卫边疆，反倒坏事，所谓“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也。最近中央某首长讲形势时说，美国帝国主义极力挑动苏中开战，打得两败俱伤，美帝好在一边渔人得利。到了前线，没有上级命令，胡乱冲杀开枪，会给美帝当了别动队的作用。所以，你最近还是应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养成纪律性，克服无政府主义。在劳动上，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不要晃来晃去，今天想干这个，明天又想干那个，哪样也安不下心去干。

你有半导体，千万不要随意偷听苏修或台匪的广播。小甘同志最近告我说，因为好奇而偷听苏修广播者，中毒者甚多。因此使我想起，毛远新同志谈毛主席的那篇文章中，所说的那个姓陈的同志（某将军之子），就是因为病中偷听台匪广播而想去台湾叛国投敌的。这件事，还不值得你们引起警惕吗！（当然，我不知道你为了好奇听过没有，如没有听过更好。如偶尔好奇听过，可千万不能再听！）

小勇和新昌今晚在咱家吃的饭，叫他们给你带去两本书，一个是《农村医疗手册》，一本《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不多写了，明早去干校。

爸

十月二十日晚

刘卫锋给王端阳的信（1969. 10. 30）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表哥你好：

你的来信收到了，于本月 30 日上午收到你的来信，我看了很高兴。现在我给你介绍我们北京的情况。我们北京备战很紧张，我们这里每个工厂、每个农村、每个机关、每个大学、每个中学、每个小学，都在加紧挖防空洞。这个行动都是为了备战。有的机关迁走了，有的大学迁走了。

咱们两个都要脑子里有一根战备的弦，让这根弦绷的紧紧的，只要苏修胆敢侵犯伟大的中国，定叫他有来无回，碰得头破血流，走投无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咱们对苏修就得这样。你在前线要苦练杀敌本领，我在后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准备打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不多写，再见！

握手！

此致

革命敬礼

小四

1969年10月30日中午

王晓燕给王端阳的信（1969. 10. 31）

大哥：

你好！来信收到。

现在我们住在三舅妈家里，现在正在备战，形势很紧张，现在我们在挖防空洞。

我已经知道你正在种稻田，你要好好种稻田，好好为人民服务，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我大姐得了肾炎，回家来看病，在天津住了些日子，后来回北京，住着看病。

现在我们都住在三舅家里，你要给我们写信，就寄到三舅家里就行了。

不多写了。

再见

小燕

69年10月31日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1.7）

爸爸：

今天端阳到我这里来了，你的信收到，对我帮助很大。

半导体我保存的很好，你的信使我更加注意，决不听敌台，时间也紧，听中央的还听不过来，而且也要从政治上藐视敌人，他们的广播不值得一听，听了没好处，请放心。我把大皮箱带来了，听完就锁到里头，很保险。

我很想转到55团来，即使不和端阳在一连也好，我准备回连后就申请转团，有转的，我们一屋里就有一个从别的团转到我们团的。他们这里有许多好的战友，互相了解，非常好，政治上互相帮助，互通情报。在一起生活上也是很方便的，可以照顾一下。转不过去也不勉强。

我们连有个人调到煤矿学习，兵团准备自己开煤矿，以后还要人，听他讲那挺好。你

去过煤矿，到底怎样现在是不想去。

给我买一本九大文献寄来，能找一本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部队思想工作的决议》，我记得以前有几本，放在橱子里，找到了给我寄来。

我和端阳的通信还得4、5天。《红旗》买到也寄来吧，十期有了，缺有样板戏的。

问颂英、姥姥、李舅好！问小陈、小甘好！

我们估计最早12月底回去（不准），先不要给我连首长去信。

来信写：甘边511信箱4分队，水利二连一排（51团4连）王克平就可。

克平

69.11.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1.13）

爸爸：你好！

前封信收到了吧。王小勇、张新昌三日晚回到连里，把家中情况讲了，东西也收到了。廖晓淇也从小兴安岭回连，几个人又见了面。我又去了克平那里，一切都好，请放心。

我们情况一天天好转，原那个整我们的李副营长已调走，现教导员（原县长，后当局里第五号人物）也极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恢复感情。王小勇回来，教导员就叫他去谈了两个多小时，对我们前一段很肯定，还说李调走，什么原因你们自己也清楚，但不要宣传。师里、团里对你们很关心，还问到过你们。上次没参加值班分队，事前我孩子病了，回到团里，事前也和李打了招呼，可他还是给乱捣了一阵。我回来后，马上找你（指王小勇），可你走了。现回来，听说认识挺好，还是要检查一下，要不人家不服，但不要背包袱……以后给你找个领导工作，不要怕做领导工作……现转了180度，关键就在我们自己如何搞了，不能给领导找麻烦，要争气。具体如何搞，我没考虑成熟，还无从下手。

党史材料收到，下一步，从自己来说就是学习党史，学习四卷，同时学习俄语。俄文

新党章我一口气看下来，还不算太困难，有些词不会，忘了，但一顺也就知道了。不过三年没动了，总是不大熟了。有时间还要看。我是连报导员，下一步连要搞四好运动，我可帮助搞一下大批判、版报之类，主要抓知识青年再教育问题，抓活思想。具体的还准备找指导员研究一下。整党工作尚未完，现正在进行组织处理，之后吐故纳新，帮助创四好。

你现在干校情况如何？听说主席路经天津，谈了什么问题？王曼恬已是常委核心组的了，她没讲什么情况吗？我现很想知道全国形势，特别是战争问题。如恢复了组织生活，分配了工作，就给团、营去信。

十一期《红旗》寄来，看了一半，很好。今后特别注意正面英雄人物，写报导，也要把人写活了。如果光刻画中间人物的心理，惟妙惟肖，而正面英雄很干巴，那说明立场、感情、情调，都还在小资产阶级一边，没有转到工农兵一边来。

上次寄去一张底片，今再寄去三张，一定要到外面去多冲洗几张，每样给我寄回三张来。照出后都没洗，我自己还没看是什么样的。切不可忘记！上月工资还未开。

上班钟打了，不多写了。

端 阳

1969.11.13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11.17）

端阳：

你给妈写的信，我来京看到了。

我在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业后，回干校参加整党，已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且分配了临时工作，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工农联盟农场整党建党。在交接工作的空隙里，我告了两天假来京看看，今晚车就回津了。

全国大征兵，留在城市不肯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没有资格参军。据云上山下乡两年，

表现好的有资格参军。但不知你处曾否这样传达（在上山下乡的当地应征）。

现在中央有命令，追查散布“无稽之谈”的小道消息的人。所以小道消息都不要信。不是中央公布的负责首长的讲话，也要追寻和没收焚毁。

你到克平处后写来的信，我在津看见了。你要买的栽绒领子，你妈在京购买后寄去。

军代表通知一年多未发的工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照发，但我不能太“私”了，要用大部分交党费。我和你妈也在考虑给你买身皮大衣，但目前没有好羊皮，所以你也不要指望。

不写了，马上去车站回津了。

爸

十一月十七日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11.28）

妈妈：你好！

二十四日我到团里开了首届报道员积代会，今天下午刚回来，看到你的来信，心里十分高兴。特别是爸爸到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更是振奋人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去团的前两天，克平又到我这里看了看，不过时间不长，仅三、四个小时就走了，他们只放一天假。在团里我又见到袁副师长，他跟我已很熟了，对我们的情况也很了解。当时吃过晚饭，我在招待所买了个面包，正咬着出去，正好碰上他。他问我还没吃饭。我说吃了，看着好吃，又买一个。他投来责备的眼光。握手后，他说：“你的手不行，还像个女人的手，还不如我的呢。”说着伸了出来，有不少茧子。他又说：“你弟弟手就比你粗，握上去很有力量。上次在工地上见到了他，看样子比你锻炼得好，有劲。”还说：“据指导员反映，表现还不错，挺好。”我向师长保证，下次再见，一定不会是这样。谈了有一个多小时。全国征兵的事，我不知道，没有问他，只是要求去参军。他说：“这不也是兵吗？”

我说不一样。最近我附近农业社在征兵，可惜我赶不上，但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走。

此信你转寄给爸爸，我就不再写了。我现在是连里的业余报道员，连首长对我们也很重视，开干部会时都叫我参加。我也是尽一切力量把宣传报道工作做好。这实际上是不见面的指导员，我也积极帮助连领导抓好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好四好连队运动。我们指导员到师部去学习，得一个月，估计是政工会议，创四好问题。临走时，在团里给我交待了很多的任务，叫我主动帮助连长抓好这项工作，我答应了。在今后的工作和实践中，一定要学好主席著作。政治上的学习我抓得很紧，就是时间不够，外语又有点忽视。如有机会，给我寄本塑料皮的主席四篇哲学论文的合订本。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我把存的几十元战备钱也用了，买了一个43号的大头鞋，20.15元。还准备买个帽子，也得17元，还没买着。这次上团，戴这个帽子，头冻得很疼，下了车发呆，实在不行。

寄来的俄文书收到，包裹尚未收到，不过也快了。因赶着回信，就不等东西到了。下次寄《红旗》时，随着寄点信纸来。皮大衣之事，要个半截的即可，这里卖的49.30元，还小，质量还不好，和王小勇那个差远了。

上次我给邓素娟去了封信，一直未见回信，可能因名字写错了，她没敢收。今再准备去一封信。她营我同学很多，有不少在营部工作，可打招呼照顾她。有时间的话我准备去一趟也行。

我现小的棉衣、棉裤都快破了，去年穿了一冬也没洗，领子黑亮黑亮的，大棉衣也够脏的，领子也黑亮了，又不会洗。今春节我回不去，准备明年我生日时再回去，不赶节日，车挤。我外面的衣服都破，补得一块块的，不过，还能过一冬，就不要了。我对生活上的事也不关心，得过且过，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工作上。

关于知识青年参军事，有什么手续，我能否去？

我一切很好，没生病。也怪，到东北来一次像在津那样重感冒都没得过，只是有时头

疼、流鼻子，但两天就好了。外面已到零下 20℃，可屋里生火，很暖和。我们现住的小屋，只 10 个人。

祝身体健康！

儿 端阳

1969.11.28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11. 30）

端阳：

十一月十三日信见到后，因我立刻回农场，所以也没有立刻回信。这几天我总是想，你们这一会儿千万不要骄傲！李副营长在处理你们的问题上，虽然不够恰当，因而调动工作，这不等于你们的所作所为都合乎毛主席的教导。只因他身负领导之责，而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政策，所以他受到批评。但你们不能因此就得出任何结论，认为自己都对了。你们应当认真总结自己的前一段言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

毛主席指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条件”在今天就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今天谁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谁就会走到反面上去。你们如果因李的调动，而认为自己过去都对了，因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也会走到反面去！所以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到农场帮助整党，工作很顺利，生活条件也很方便，与去年今天相比，可差天地了。所以你不要惦记。

天津已下了场小雪，你们处当更“万里雪飘”了。

爸爸

十一月三十日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11.30）

爸爸：

我们水利任务快完成了，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要步行回团，得自己打背包走四五天，我长征过，不在乎。

现在我们修排水渠，冻层有四五十公分，用炸药炸开，也挺有意思。现在并不感觉冷，有时还不带手套干活，有的人带单帽，我耳朵没冻。刚冷时有些红痒，现在很好，一点也不冷，一般这些日子风不大，所以还不太冷。一刮风就特冷，下了几次雪，不太大。

前些日子我们休息，我还到端阳那看了看，呆了几个小时，又赶回来了。我很想转到这个团，回去看看形势，准备申请调到他们团。这个团有好多同学，非常有利。我们连比较起来是个比较不错的连队，就是离端阳太远。

我抄了一份林彪副主席的最近指示，寄去。我还听传说山东革委会主任王效禹被揪出来了，说是反革命两面派，不知准不准。

天津战备怎样？外迁怎样？你们整党怎样？颂英分配怎样？

快来信，否则就收不到了。

兵团现开展三清运动（钱、粮、物）。

克平

69.11.30

妈妈：

我们任务快完成了，二十日（十二月）左右回去，步行回去，打背包，得走四、五天，我长征过，全不在乎。

我们现在修排水渠，用炮崩，打眼放炮炸。冻层有四、五十公分，到不十分累，也不太冷，耳朵没冻，刚冷时耳朵红肿过，现在一点没冻，干起活来有的人还穿绒衣，有的人不带手套。要是不起风不冷。这些日子很少刮风，下了几场雪，不十分大。我们吃得还可以，有大米、白面，肉也很多。

前些日子放一天假，去端阳那看了看。他们连队小，但是挺好，虽不如我们连队建筑好，但是人少，住的挺宽。我想回连后准备申请调到这个团，回去先看看形势，要提出时先跟家里说，家长写封信也好办一些，现不要写。

北京外迁不少人、机关，你们那怎样？斗批改进行怎样？下放有信吗？

小民还在吧，庆友病怎样？

时间太紧，不多写了，问三舅、三舅妈、小三、小四好！问小燕好！

快回信！以前寄的书、《红旗》都收到。

再见！

克平

69.11.30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2.8）

爸爸：

来信收到，现躺在被窝里给你去信。上次给妈妈的信，想必已转给你了吧。

我们的处境虽然变了，但是如果弄不好，还会向其反面转化。你的信，及时向我们提出警告，我们只有更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能使局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目前，黑龙江全面展开了三清运动（清钱、粮、物），这是一场经济领域里的大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思想大革命，我们农场一些事，实在干得差劲。一台东方红就给农业社用，用国家汽油去换柴伙，浪费极大。连里的很多重要的生产资

料都白白给附近公社。我营今年赔钱就达 100 多万元，年年如此。团赔了一千二百万元。

我连明年又不种水稻了，也就不再修水利了。我排现在场院脱玉米、黄豆、谷子，其他排去帮助外连修水利。每天干活时间也短了，下午 4：00 就落太阳，5：30—7：30 学习、讨论。早上 5：30 起床，6：30—7：30 天天读，这样学习时间很多了。我每天晚上 8：00 就睡，早上 4：00 起，这时人都在酣睡，很静，头脑也很清楚，每天可以学习一个多小时。我还和另一个人组织了个学哲学的小组。林彪十一讲话，周恩来招待会讲话（俄文）都看完，不费劲，也不用字典。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讲，就是我的半导体于 11 月 3 日被偷。此人是个一贯偷机倒把分子，目前已调查不少材料，经群众定为“坏分子”，已上报营部。从各种迹象表明，是他偷了，可他老奸巨滑，拒不承认。他已早就脱手。此事不告知妈妈，怕她想不开，于病不利。我以后再存钱买一个，不用家里为难了。此事，不怪我没收好，他是开箱偷走的。他想偷，你也是防不住的，以后也可能破此案。

东北已达零下 30 度了，真是“风头如刀面如割”。不过，也没什么，习惯了。穿小棉袄出去干点事也没关系，干活就更不感到冷了，和天津时感觉也差不多，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听说大征兵，征女的吗？如征可让颂英去，现部队要的人年纪很小，可以到部队学习几年，如复员又可回到天津，比直接到工矿学徒好。不知颂英怎样？分配还没有消息吗？

我们现工作很紧张，连里给我的任务又很多，我又向连长建议在 12 月 21 日召开庆祝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一周年的讲用会，让知识青年都以金训华为榜样，认真总结一下思想。很多事，我还要具体负责一下。每天还要学习哲学、俄语，连里成立宣传队，排文艺节目，12·26 到营演出，我又是总负责，事很多，就不多谈了。以后把一些感想整理出来给你寄去，我现就不多写了。

你恢复组织生活之事，是否由机关打证明寄往连队或营部。

祝身体康健！

王端阳

1969.12.8 夜 北大荒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12.14）

端阳：

八日信收到。收音机丢失了，报告给连、营部，由组织上处理，自己不要大嚷大叫。暂时不方便一个时期吧，过集体生活，这种事是难免的。目前即便有能力再买，也不能立刻买，那影响不好。你既然遇见这种事，就忍耐一个时期吧。以后还会遇到这种事！

上次信说你的头冻得很利害，你是戴的哪顶帽子？是去年外调时戴的那长毛帽子吗？如是那长毛帽子，还会那么冷吗？如果是在津发的那种栽绒帽子，尚有可说。家中有碎皮子，绒头很厚，我意买顶大棉帽子，用家中皮子缝上，到很暖和。咱家的碎皮子，在一般市上买不到的。

上次信上说棉衣破得厉害，妈很着急，在津计划给你买灯芯绒外衣，以便经穿。我看，你还是自己补一补，不学会自己补，是不方便的。

连里的通信工作很重要，在革命舆论上作用很大。你要认真做好这项工作，要多向领导请示，要多走群众路线。我对你的“自以为是”的毛病，总是不放心。

帽子问题，能否过冬，迅速来信。相片上是大长毛帽子，为什么还那样冷？念念。

爸

十四日晚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12.22）

爸爸：你好！

克平昨天下午来我连，住了一夜，今下午返连。他们于25日左右要步行回营房，正好收到你的信和书、照片，一起回信。

今天正是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连里开了讲用会，知识青年、贫下中农、连长都发了言，我也讲了。我最近写了个总结，没完，前三个部分：1、是割掉尾巴，做贫下中农所欢迎的人，主要是自以为是，看不起贫下中农。2、为革命吃苦，虽苦犹甜，批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先吃三、五年苦，以后还可以当官……应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与广大劳动人民同甘苦。用辩证法看，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甜，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我们伟大理想，还要去吃苦，为革命吃苦，虽苦犹甜。3、当一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老百姓。还未成形，写好一定给寄去一份。

连里最近给我一个新任务，负责我连宣传队工作，准备12月26日庆祝毛主席76寿辰。工作不好搞，没时间，没地方，现连正搞整团、三清工作，每天开会学习。工作不好搞，但已经接受了，那就一定要搞好，这也是党支部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别人越没信心，我越要坚定。如果在这种时刻我再散布悲观情绪、失败主义，那一定会马上垮台。大家都看着我。如任务完成不好，以后领导也没法相信你了。不过，演出后，我就提出“辞职”，我要抓紧冬季认真看几本书，学习学习。我对文学感兴趣，对歌舞兴趣不大。否则，光这个演出对我时间精力要的太多了。

今日数九，立冬。有小雪，西北风，气温又下降。我们连明年不种水稻，现帮别连修水利，我在场院打谷子，活不累，每天干四、五个小时。如果在家不冷，我现穿一毛衣，一个小棉袄，一个军棉袄，下面一个新绿棉裤，一条绒裤就可以了。干活不冷，戴线手套，不干就冷了。帽子还是原来那个，毛不好，又坏了，在家可以，如果出门坐车就吃不住劲。我准备在这里买，不要往这寄，那种更不行。这里最差的都是狗皮的，栽绒不行。毛要长，有绒才好，一般十几元钱。克平是羊剪绒的，12元。我自己想法买，千万不要寄来，寄来

也没多大用。另外，我托人送去一个胶卷，收到没有？没冲洗，好的先一样洗一张，给我寄来，我看后再做处理。

没见颂英来信，听说69届全留工矿，那更好了，可以照看爸爸，管理家务。

代问姥姥好！

妈妈寄来的画报、信纸、书收到。

端阳

1969.12.2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12. 22）

爸爸：

我昨天晚上来到端阳这里，我们任务基本完成了，二十四、五号就要打背包步行回去了，走五天。

前些日子天气都非常好，几乎比天津都好。天气晴朗，没有大风，这样的天气有一个多月。可昨天开始刮了风，但也不像天津那样大，据说东北风不是十分大，春天有风，所以干起活来，有的人穿毛衣，不戴帽子，还有的不戴手套。我们干活又在大河中，风更小了。干的活倒不是十分累，每天最多干六个小时。我穿两个棉袄就一点不冷。干活只穿一个小棉袄就可以，还出汗，手套我刚买了一副棉的。干活时根本不用戴棉手套，戴一副绒的就可以了。吃饭是大米、白面，就是人多做的不细，菜里几乎每天都有肉。我奇怪的是耳朵一点也没冻，因为我一直不摘帽子的原故。

我们那个同学回天津了，不知见到否？你问他就可知道我这里的全部情况。我告诉了他，要他把这里全部真实情况讲给你，不用光讲好的，不讲坏的，有什么就讲什么。

半导体我非常珍惜，我没有听敌台，现在主要是正面学习，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听听样板戏，有重要社论时就拿在会上大家听，用处是大大的。

调的事，我准备回去看看形势，准备申请一下。我来到这里对一些连队进行了打听，看了看，我们连队还不愧是一个好的连队，比其它连队强多了，无论是政治上、生活上，都还不错，但是我还是想到端阳这里好，如不行就算了。

另外我们连的昨天走了两个女的，姐妹俩，是部队子女，刚来三个多月，就去当兵了，走后门。爸爸是否有内线，找找路子，现在又大量征兵，最好去当兵。当兵几年之后还是可以活一些，而在兵团就永远在这里了，我就是有这种想法，也许不对。

看完之后把信给妈妈寄去。

问姥姥好！问颂英好！问李舅好！

向院里的小孩致以元旦的祝贺！

克平

69.12.2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1.5）

爸爸：

来信收到，寄来的糖和肉松也收到了，妈妈寄来的皮裤也收到。

我们26日回到连里，一直到今天都没干活，休息了两天。礼拜天休息外，都是坐在屋子里搞四好总评，评五好战士、四好班排。我没评上五好战士，一是组织性纪律性差；二是全局观念没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我对五好战士也不怎么特别追求，有些五好战士也就那回事。我在排里群众关系还是很好的，威信也挺高，就是吊儿郎当，什么也不在乎。

我拉了一阵痢疾，回来之前好了，现又有大便干燥之趋势，矫枉过正了。身体现在挺适应，有时有点感冒，身体倒是挺好，穿的挺暖和，我又新买了一双大头鞋，不是牛皮的，倒是暖和，18元2角。我们住的屋子里也比较暖和，但不至于晚上盖不住被子。我对身体还是照管的挺好的。

半导体我保护的很好，五号电池买的到，附近生产队有卖不出去的。水果也买的到一些冻梨和冻柿子。

过年时没放假，礼拜天以后都放假。冬天活确实不多不紧，就是以后可能往地里挑粪，累一些。现在有些想干活，光坐在屋里也不好受，虽然干活太累了不好，但光开那种无用的会也没意思。今年回家不太可能，不放假，明年要放假就好了。这里打仗的消息也不多。

我想转到端阳那里，但看来不好办，我想试一试。这个连队是不错，但还是和端阳在一起好。

我想让妈妈写封信，我就向连里和团里提出调团，我碰到一些外团调来这团的，一般都是不愿给办理，但要是非要求不可，还是给办的。一般都是自己办，挺费事的，先到连里，再到团里，还得问对方那个团同意，再经师里批准。

如果转不出去，在这里呆着也可以。

现在天气算是比较冷的，可是觉得并没有什么，过十几天也就是最冷的了，好像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我哪也没冻着，相反每年耳朵都冻，今年耳朵却一点没冻，因为我总戴帽子，而且这里也都必须戴帽子。

我们连来了工作组，抓四好总评，前些日子，师里的高诗政委也来我连，指出四连骄字严重。

转不转团，爸爸你的意思呢？

我准备让妈妈写封信，我告诉她怎么写，主要几个理由供她参考。

- 1、我来时仓促，没很好地与家长商量，家里还是想让我和我哥哥在一起。
- 2、家里都挺分散，爸爸在天津干校，妈妈也要下放到外地，庆友又在内蒙插队，颂英又要分配，因此希望我和端阳在一起。
- 3、形势紧张了，要打仗了，希望我能和端阳在一起，在战场上放心，可以互相帮助。写时调子也不要太低。这些只供参考，不一定合适。日期是否写69年好一些。不要

提武装之事，这里不许讲的。爸爸好好考虑一下，爸爸和妈妈写的要各有侧重。

今天晚上又开会，把群众提的和支部审查的一些名单提了出来，没有我。武装连百分之八十没我了，我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想到端阳那了。

我有时有些咳嗽，再寄点治咳嗽的中药，再来一管鼻通备用和治感冒的中药丸（片也可以）。

今天我也给秀兰去一封信。以前寄来的语录、相片都收到，非常好！

克平

1970.1.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1.6）

爸爸：你好！

上封信收到了吧。昨天我又收到妈妈寄来的俄文小册子和《白毛女》图片，前几天收到了外文画报，不过是法文和英文的，我一点也看不懂。

今天我连同学姬立占回津，我托他把破棉裤带回去。关于我近来情况，你问他好了，我不多谈了。

最近，我们连六个同学组成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第、每期定出学习计划、内容，以自学为主，几天后再进行讨论和研究。一年多的实践，我们感到自己知识太少了，迫切需要学习。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愿望，走到一起来了。并通过我们的行动，在连队里树立起一个好的学风来，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所有的业余时间。具体不多谈了，大家推选我为组长，还准备了个笔记本，把每次学习讨论内容和争论问题都记在了上面。主席在青少年时为了研究马列主义、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过新民学会、湖南自修大学等等。我们也应学习主席的学风。

今冬我准备认真地读几本书。明年春天，我生日前回津，合法证明好搞。我回去后，

还准备去延安一趟，对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情况来一个社会调查。主席青年时也很注意社会调查的。一方面在我本连队长期待下去，了解全过程，另外还要进行典型调查，这样才能开阔眼界，取得更丰富的知识。去年在山东外调，我是尝到很大的甜头的。这个以后还可以再谈。需要征求家里的意见。我感到，有些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我准备今后几年就研究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知识青年的道路。

家中还有什么情况没有？颂英分配没有？

我叫同学送去两张底片，其中有一张四个人的，站在康拜因顶上照的，比较有气魄，给放大一张，再叫他给带回来。

东北冬天一般在零下 30℃左右，习惯了也没什么。我最近气管不好受，晚上总想咳嗽，有点气喘，我怕小时病又复发。这个病很普遍，我去营部看，也不给什么药。这次多买点药，治气管炎、鼻窦炎、气喘、嗓子、感冒的，以备万一。你看着买吧？

不多谈了。同学去了，好好招待一下。

代问姥姥好！

端阳

70年元月6日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1. 12）

爸爸、妈妈：

你们好！祝春节快乐！

元旦来信收到。我们连一个同学姬立占已返津，托他带的信和一条破棉裤已见到了吧，关于我的详细情况问他好了。

元旦我们过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三十一日我带小分队到营部汇演。这次演出得到好评，其中还有一个人被调到营宣传队，也有缺点，就是没有结合本连队具体情况的创作。

之后，收听了元旦社论和毛主席最新指示。回到连后，又到家属去挨家宣传。指导员招集部分班、排长开落实主席最新指示和元旦社论的会，把我也叫去。会后还决定抓典型，明年一开始就开讲用会。我们三排是全连的样板，这一年，连里就抓了这一个样板排。我们排又选出一名个人典型，结果把我选上，我推脱不过，讲了。现在又要到营里讲用，正准备材料。我总感到现在不是时候，应该更刻苦地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不要争名誉，争出风头，荣誉让给别人，自己还是埋头苦干好。再说俗语曰：“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普通一兵，生活、劳动于广大群众之中，就有极大的乐趣。“平生无他志，安乐一农工。”

对连里这种开门红的作法，我及时写了个报导，在营里广播了五次之多。我现总是极力完成好支部交给自己的任务，指导员和一些党员一再说，你实质是掌握连队的笔杆子，应该为党把宣传工作搞好。我也感到这点。现在除写报导之外，还帮助别人搞讲用材料，我自己的都没顾上。每天紧张极了。

现突击场院谷子，打夜班，晚上很冷，捆谷子，不能戴棉手套，我是赤手，三九天气，又是深夜，气温下降到零下35℃以下（没法估计），捆两捆手就麻木了，疼劲就别说了。很多人指尖都冻白了，没血色了，然后抓把雪擦。如不用雪擦，就要烂掉。那就可想而知了，鼻子、下巴冻得破了，有的也冻白了。一冻白就挂霜，本人一点也不知道。

指导员原叫我脱产写稿子，可我想到，这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如果不干，你就没法体验到生活，就没有他们的感情，也就会脱离群众，所以我一直坚持干。白天抓紧时间写，还要看报、学习……睡觉时间也给压缩了。不过我很注意睡眠，如头脑不清醒，也写不出东西来。只是白天太闹，睡不好。

关于个人生活，一概没时间去管，衣服没洗，破了也没去补，以后再说吧。我总感有一个矛盾，就是事物性一多，把自己学习时间挤没了。我已有一个多星期没看俄语书了，还有许多书没去认真地学。我总是想把事物性东西推掉一点，如抓小分队工作，只帮助一下，大量的放在学习和参加连队政治运动上，注意连队里阶级斗争动向，多参加阶级斗争。

我现身体不好，主要是鼻子多，有痰，嗓子痛，夜咳嗽。打夜班，鼻子冻得流清水，

如戴口罩，冻成一个大冰块，以后更不劲冻。我估计可能是有鼻窦炎和支气管炎。这里又没药，希望家给寄点或让同学带回来。我现也注意身体。我连一头奶牛分娩，奶很多，0.12元一斤，特别好，刷碗水上都有一层油。我现每天买一斤喝。也请家里放心。

家寄来的皮裤、帽子一个也没收到，听说团里邮递员病了十几天，包裹一样没分，所以一直没来，不像信和画报，几天就到。帽子没买到，冬天也快过去了，明年再说吧。克平帽子不错，一看是北京朝阳区做的，12元钱，不要迷信东北，很多好皮货还都是关里来的。我买的大头鞋还是天津货，这里劳动保护也是去天津定做。

做皮衣还是爸爸说的对，要外套，我看现不要急着做。我准备5月份回天津一趟，假看来好请，请假权在连队，一说就行。

林春英早回来，她没去咱家。

外文画报很好，不过，我要俄文版的，可以学到很多紧跟形势的政治术语，又新鲜，又活泼，又容易学，一段段的，可提高学习兴趣。以后最好定期寄来。

我们这冬天北风呼啸，没兴致去玩。庆友、颂英可以好好学习缝纫技术，我现自己能砸东西，很方便。

不多谈了，给姥姥寄去十元，代向姥姥拜个早年好了。

给我刻一个印，小点的即可，领工资、邮包用，我那个印，用于此项太屈才了。

祝进步！ 身体健康！

端阳

1970.1.12 东北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1. 14）

爸爸：

来信收到，同时接到了妈妈寄来的《红旗》，还同时接到了端阳寄来的信。

我前几天给妈妈去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们连要组建武装连，就是连中有连，组建完就发枪。原估计有我，但现在看来是不大可能。一来领导对我不满，把我看成“不简单的人”、“很危险的人”，有些人搞了许多小动作，我都心里清楚。他们这里还有一个特点，看成分，看祖父的成分，他们也有人利用家庭的一些问题，在背后搞小动作。

我对这个连的看法与张永琛不太一样，他这人水平不高，我们四连也并不是兵团四个四好连队之一，这根本不可能。光我们团就不止四个四好连队。我们连原来是师里的一个点，组建早一点，但是越来越落后，师政委讲有严重的“骄”字。领导班子倒是挺团结，好像没有什么斗争，指导员不特别能听取群众意见，有些简单粗暴，对一些爱提意见的人不喜欢。

现在我也尽量不提什么意见了，只等着转了。我现在情绪不高，要不转出去，就一凉到底了。

我在这里实在不想呆下去了，哪怕武装连有我，我也是想往端阳那里转。我转到端阳那里去，他各方面比我强多了，他有一些比较好的同学在一起，他又有在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的一些经验教训，这对我都有很大好处。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确实是这样，这个连有许多很严重的问题，民主少，集中多，个人心情舒畅少。连里总想压住矛盾，保四好。四好连队要经师批准，我连可能是，但还未正式批准。连里尽想让人拼命干活，搞疲劳战术，好取得一些名誉，不关心战士，不关心战士生活。

那个古文化，他也是非常想转走的，他比张永琛水平高多了，他现在是班长和团支委。这个连是很落后的，它不是前进的，而是总想不去掉不良的作风，而是要用东西美化一下，连里对古文化也好像不满，因他不驯服吧。

总之我是下决心转了，怎么也是不想呆下去了。现在我就给你写信，让你和妈妈给我连、团首长写信，先寄给我，我一旦武装连没有我，我就申请转。我碰到许多从别的团转到我们团的，就是费事。其实是可以的，就看决心大不大了。

我好像觉得插队也比在这里好似的，也许我还没到农村去体验过。

我也给端阳去信了，转的关键在我们团，我们团同意了就好办了。

我现在身体还是挺好，我早就买了一顶羊绒的帽子，很暖和，十一元多。我还买了一双大头鞋，上下都挺暖和。大头鞋十八元多，还可以。说要给我做一件大衣，我看不用，现在发的大衣还未坏呢，先不用做。一般干活也用不着大衣，今年我看也用不着做了，有两个棉袄就可以，我里边穿一个小的，外面套一个大的，一般还是不冷的，我看今年先不用做了。

张永琛讲屋里很热，实际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屋里就不热，但是也不冷，不像他讲的那样，他大衣等不带来要吃亏的。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我只好自己庆祝了，买点吃的，一般小卖店不常有，今天可能来了一些。

北北回去了，这点我很羡慕的，问他好！也代我祝贺路玉华阿姨生了个小女孩！

信看完好好保留，爸爸看完给妈妈寄去。

颂英分配怎样了？庆友身体要继续保持，姥姥身体怎样？祝她健康！

我另外还写一封怎样写请求调的提纲，讲讲我的看法。

再见！

克平

1970.1.14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1. 19）

爸爸：

前几天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要求转的事，不知收到没有？我还叫你们写个要求转的家长信，提出了几点理由，供参考。第一条就是来时没和家里商量，本来可以找端阳，

但没去，这点你们写时不要提这条，这条可由我讲一些理由。来信先寄我，我先看一遍，来信大道理是讲不过去的，可讲一些家长的要求，从生活的角度上讲，光讲大道理不行，就讲希望我兄弟俩在一起，而且家长一直是这个意思，尤其要打仗，更希望他俩在一起，对我不放心。再说家里都已分散了，只希望我和端阳能在一起，等。

今天中午公布了武装连名单，没有我。我现在也不希望有我，有了我也就不好转了。给我调到一排一班，这个班管做酒，我们连自己做了小酒厂，我生日那天出的酒，我还喝了。我不会喝醉的，放心，我们连那天有醉的，出了洋相。明天就可能干了，这活不是很轻，因为不是机器生产，很多都是人工。但这活比挑粪、田间清理好多了，因为他可以基本在屋里，有累时，还有闲的时候。

来信要快一些，但不能草率，写的要婉转、请求，就给连、团首长（负责同志）。

此信要是爸爸回不来，就先给妈妈寄去，不知现在爸爸怎么休息，是大礼拜，还是每周休息。

寄东西时把咱家那个旧的开罐头的刀子寄来，有时我们买些罐头吃，用那个。

我现在身体很好，愿大家都如此。

克平

70年1月19日晚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1.29）

爸爸：

我前些日子给家里去了一封信，说我要转的事，不知收到没有。我是下决心要转出去，你们的看法呢？

我还未正式提出要求，总想有家长的信好办一些，反正是要下决心转，总是能转出去的。

和我一起来的古文化，他和我的看法相同，他水平挺高，比张永琛强，看的更远。古文化前些日子成立武装连时连班长也不是。有他和张，我们在连、排里都是影响挺大，古在连里整团被选为支委，当时支部也挺看重他，可是他给连里提过几次意见，不那么驯服就认为不好。

在查哈阳，有个我们连的副连长，竟和知识青年辩论，他讲做以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驯服工具是对的，还让人做驯服工具，这样类似的事挺多的。

领导往往是压的多，说服的少，好多事也不好讲。

来信时先寄给我，我交给连里，日期就写六九年的。

我提几点，供参考：

- 1、爸爸岁数大，母亲有病，家里都分散了，希望我能和我哥哥在一起。
- 2、现在离的太远，很难见一次面，又不能光请假。
- 3、要准备打仗，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就是上前线也能互相帮助。
- 4、知识青年到边疆也不是一时半截，因此对我不放心，能在一起，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可以互相帮助。
- 5、父母要有病，也可商量着办（在一起时）。等。

可以用另一篇讲来时的情况，写不好可以不要。讲当时父母都不在，都要求能和我哥哥或妹妹在一起。但当时不知怎么没批我去五十五团，临走时父母才来，要求在一起。临走又办行李手续，要求了几次不成。走时仓促的很，还以为不会离的太远，没想到会这么远。等等，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不要提武装连的事。

我准备往家寄三十元钱，我本想留着回家用，但今年春节是回不去了，以后再存吧，放在我这总想花。

前几天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沈阳军区几个大剧团 12 月 30 日解散，成立政治部宣传队）来我连要挑几个人，主要是看看我们师部宣传队下来的六个人怎样。师部宣传队（全是哈尔滨戏校分配来的）今年解散了，分到我们连六个人，连里还找了两个知识青年让人

家考了考，都不太行。有两个师部宣传队的可能人家再看看。师部宣传队的也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入学，也没学到什么，后来也都不行了，水平都很低，我看还不如我。我要是能到那多好，我们这属沈阳军区管，要人很方便，你们看看是否有“门”。咱也不想滥竽充数，可以叫他们考一考。他们条件要求的很高。

张永琛可能过完春节回来吧。把那个塑料衣服架让他带来（就是那个妈妈从广州买来的），不用带那个开罐头刀子了，其它都带吧，我挺想吃那种杂拌，给我寄点来。

爸爸对农村比较了解，对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和其他人都了解，讲讲怎样看他们。我对这些一无所知，缺少这方面经验，可以给我讲一些，现在没工夫，以后再讲也可以。

问姥姥好！庆友好！颂英好！问小陈好！问李舅好！祝贺春节过的好！

问院里的小孩们好！不能一起过春节了！

再见

克平

70.1.29 晚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1. 31）

亲爱的爸爸、妈妈：春节好！

春节是我们古老民族的盛典，每逢此时，人们总是格外欢快，孩子不必说，就连大人也显出几分稚气来。人们张灯结彩，欢聚一堂，像一潮春水，洋溢欢腾。接着一声炮声，空气中已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是家乡的春节。我们这里就要冷清一些，加之独在异乡，每逢佳节，倍思亲人。遥望南天，总有萧条之感，这可能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吧。但回首北视，苏修如狼，我们是解放军序列，同老百姓还是不大一样，有着屯垦戍边之任，因而越是节日，越要枕戈待旦了。祖国人民的欢腾，从无线电波传到边塞，披霜踏雪的战士就感到很幸福了。

春节妈妈也会回津过吧，虽则缺我和克平，不如去年那样，但总算是个小团聚。虽离家数千里之外，但家中的格局一闭眼就浮显在眼前……今年春节，食堂也要改善一下伙食，虽不如家中，但别有乐趣，请家里放心。

昨天晚上收到爸爸、庆友的来信和照片，书尚未收到。妈妈寄的邮包也未收到。北大荒的严冬已经过去了，听起来可怕，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最低气温-28℃，最高-18℃，只要没风，就感到很暖和。一冬我也没戴口罩，过来了，越带越坏，带上就拿不下来，而且很湿，很难受。春风很大，难受一点，不过也没什么，请家里放心。我前一段气管、鼻子不好受，现好了一点，慢慢会适应的。一年多来，基本上没有大感冒过，也没得什么病，锻炼锻炼就好。现在扬谷子，交粮，很累，过几天就没事了。一百六十多斤的大麻袋，我现已能扛起来。我们现吃两顿饭，上午八点，我得吃一斤二两。下午三点开饭，还得吃八两，有时还不够。至于为何谷子早不打，这个群众意见也很大，就是领导没安排好，无计划。现我们还没柴禾，前睡了十几天冷屋，屋里都上冻，冻手。前天才运来一车煤，一会儿就被各宿舍抢完。

我们连又有一个人回山东，到天津转车，叫他把信从天津发出，还快一点。

我要的东西叫姬立占带回即可。谭峰恐怕已来。尽量多带点吃的，如元宵、香肠之类，这里根本见不到。

问姥姥、庆友、颂英、小燕好！

端阳

1970. 1. 31 东北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2. 3）

妈妈：

寄来的书收到，很好。端阳有没有？没有看完我给端阳寄去，但是又怕寄丢了，他上

次给我来信说他没收到皮裤，以后给我寄书或《红旗》内不要夹信，夹信也不要写的太多，因为有时有的人认为是书或《红旗》就预先给我拆开。

我上次给你写了信，就说让你和爸爸写封家长信，我好更有理由，我现在还没正式要求，反正我是下了决心，要转出去。

写信时就以家长的要求，请求转，讲一下希望我和端阳能在一起，家里都分散了，爸爸岁数大了，妈妈有病，庆友得了肾炎而且腰又不好，打起仗来希望我和端阳能在一起，不要提当时能去端阳那而没去，讲不好反而不好办，我可以解释清。不要说我不是武装连，你就参考我的意见写，我提的只是我提的几个注意的方面，还可以讲一些理由，只能从生活的角度来谈，光谈大道理不行，你看着办吧。写出来之后先寄给我，还可讲我和端阳离的太远不放心。

我是下了决心，转出这个连。我好像觉得，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插队也比在我这里强。我这里回家挺难，就是请假去端阳那里也不太可能，估计我要呆了有一年多，就可以提出申请回家，但也是十几天，最多二十来天。

来信也可讲，我和端阳离的太远，总去端阳那光请假也不可以，对我一个人又不放心。也可讲当时走时仓促，不知我怎么到了五十一团。爸爸也在干校，你在北京，都希望我和端阳在一起，或一个团也好。我也是希望能和我哥哥在一起，可是批我去五十一团，临走时再想往一起调不容易了，又以为离的不远，实际离的很远，又不能经常在一起。没什么，连里并不看重这一点，武装连没我，其实我是高兴的，因为这样可以好转一些。

我现对自己的脾气克制了许多，什么事都是很冷静地，锻炼一下意志吧，现在比你们当初革命好多了！如果转不出去，我也能很好地工作，我就是有时顺心干起来挺好，不想干就不好好干，来到这里一直是不想干，不带劲。今后争取好好干，要不光说的好，干的不好，人家不买你的账。我劳动还可以，身体好是本钱，但总是想这样没意思，这思想是不对的。

我想要能到部队就好了，可能吗？也不太可能。

我想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自由一些，生活、政治上条件不好没关系，可以经常回家。另一条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严一些没关系，好好地锻炼一下，受一些挫折，但是否能坚持下去。

我想自由一些好，可以有时间学习，可能多转转。在这里整天干活，学习时间很少，慢慢头脑就死了。青年时期多学学、多闯闯有好处，我是不想总在一个地方呆下去。在这里将来每年只一次回家的时间，一次二十天左右，又不能去端阳那里，和端阳离的近也好。

不多写了，这种思想也许是错的，那就批判吧，多挨批评有好处。

克平

70.2.3 早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2. 16）

爸爸：

来信收到，《红旗》也收到了。

信解决了我思想上的许多包袱，不转为好，听你的话，努力踏踏实实地锻炼自己的毅力。有机缘到部队，去不了就安心地干，改造自己，把不利的因素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增强才干。

我们连是师里今年批准的三个四好连队之一，也是这三个之中比较好的一个。虽然也并不怎么样，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矮子里的将军。这兵团的底子是旧农场，是刘少奇那种资本主义金钱挂帅、物质刺激、旧的思想比较根深蒂固，这里的人成分也是比较复杂，和解放军是大不一样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虽然是四好连队，但这才是兵团组建一年之中，因此质量不是那么高。而且我们连前进步伐也不快，很多团、很多连都在赶上来。我们连现在就有师政治部主任来这里蹲点，他们也发现了这连里的严重缺点，现在一方面是骄，一方面干部和战士之间隔阂挺大，底下对上

边意见挺大。

有一次开座谈会，我跟师政治部主任谈了一些出身的问题，后来刘主任在全连大会上讲了，说：“不许乱改成分，如有的人来时填出身是革干，而黑龙江的人一看本省没革干出身，就看祖父，而一看祖父是地主，就给改成地主。以后天津、上海的不许改，还是按原来的。”

这里离北京远，政策方面就差的远，有些事不按主席路线办事，这里的干部往往一个人说了算，不听群众意见，到这里就得听我的，他们以前工作都是习惯了这一套，而今天还是这样干。

所以这里政治思想不活跃，民主空气不浓。

过年哈尔滨的回去回来讲，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现已撤职，到沈阳军区学习，由尤好阳接替，他和潘复生有矛盾，这次错误主要是他争名夺利。

我接到端阳的信，他们团划为三个团，他们现是50团了，他讲田丹现进了省革委会了。

我们师的师长是陈屏（陈平），袁绍武（副师长）、杜良人副师长，政委是高诗。

我们连的那几个师部宣传队，沈阳军区要走了两个，其实这两个水平也有限，在文艺理论、写作、表演、合唱上我看都不如我，唱上也许还不相上下，形象上也不十分好。会一两样乐器固然好，但一个剧团的主要支柱是几个能演正面人物的角色。当然剧本是前题，导演现在也是集体一起实行民主集中，而不是一长制了。现在许多大剧团乐队人和乐器都不少，一是没剧本，二是没有演正面人物的比较棒的，所以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乐器在宣传队中是起辅助作用的。军队中不仅有大节目，更多的是反映现实快的小节目，这就更需要一些活跃青年，我看我在表演上是完全可以的，话剧、小节目、快板、诗歌、歌剧，都是定能胜任的。以前在学校也演过节目，表演上是完全可以，在创作上也是非常有能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比会那一两件乐器更重要。当然会乐器就会更好，咱也不是想滥竽充数。

克平

70.2.16

王端阳给王颂英的信（1970. 2. 20）

颂英：

庆友走了没有？分配有消息没有？

韩然来了，把我的情况简单谈谈，我不另写信了。她来信我收到了，本想回去，可看来又不大可能，我还得按自己的计划行动。五月份春暖花开，到外面去比较便利一些。另外连里事情很多，也挺紧张，正在搞两忆三查运动、三清运动，不想离开。

关于总结一事，不成熟，我现思想没定型，总是反复，又没心思去重新整理，总想过了这段紧张时期，再实践一个时期再细细思考。

我看了上海写的一个毒草剧本《东方烈火》，政治上丑化，艺术上也极差，没劲。看后一片混乱，使自己想起运动的全过程，很令人向往……不多谈了。

最好让韩有可能回来路上到我这里一趟，不行就算了。

信可叫她看。

大哥

1970.2.20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2. 27）

爸爸：你好！

上封信想必收到了吧。今天我连同学钟泽瑢回津，叫他到咱家看看。这样，我连同学你都见过了。

我原想同他一起回去，连里批假，后到团没批下来，回不去了。具体问钟好了。

廖晓淇、韩然到咱家里没有？有什么事没有？我在连里挺好，请放心。

棉衣让钟带回拆洗一下，按原样、大小做好，袖口补上点，再让他穿回来。皮衣做短外套式的，另外还得要一身外面罩衣、裤，特别是裤子。破尼裤最好，挡风。这春风大，又结实。家里看着办吧。

以后吃的东西不要寄了，同学回来时带点来即可。有好书、材料可寄来。

克平来信，说你不让他转，现劳动比较安心，我马上给他去信。他连是师里的样板连，最近程副司令（兵团）还在五师蹲点，到过他们连。所以叫他不要光看阴暗面，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趋势，不至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泥坑。目前他来信，谈到和老职工在一起劳动，心情很痛快，很多过去的疑团已解决，我看后很高兴，因为他的路我也走过。不多谈了！

妈妈病情如何？我很担心，叫她好好保养，不行我就回去一趟，以慰父母之心。

不多谈了。

借给他一辆自行车。

端阳

1970.2.2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3.8）

爸爸：你好！

至今未收到你的来信，不知家中近况如何？昨天收到廖晓淇来信，知他已去咱家两趟。贾廷雁也回津，我连钟则璐到咱家了吧，可借他一辆自行车。他们到家谈了些什么，有什么情况可来信讲明。

听说最近深挖五一六匪团，有什么情况略说一下，我很想知道。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仍然在向纵深发展，斗争还会有反复。在这里太闭塞了，什么都不知道。中央下来这三个文件就感到突然，太落后于全国形势了。据说北京枪毙了17名，都是政治犯，天津也枪

毙了10余名。王效禹、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等已垮，乌兰夫、杨勇、万里要解放。说法已在各连队流传。最近汪家道也不出场了，于咏祥黑军区司令员。变动太大了，许多问题急需冷静地思考。特别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所以对它的发展特别关心。

我现在主要学习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和艾思奇讲话，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反复学，刻苦学，联系实际学。我感到我最大的弱点就是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嘴上夸夸其谈，胸中实无一策。我现对连队产生了感情，感到不是大材小用，而是自己知识太少了，连队阶级斗争生活太丰富了。所以自己必须“学习”、“奋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在长短，主要看是否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因而也更感到生命的价值，时间的珍贵。每天都在紧张的劳动和学习中度过，很快，很快，因而也不想马上回家，总想到了一个阶段再回家，听取教诲，认真总结二年来的思想和生活。

信可转给妈妈，否则又要责备我不写信了。我在这里的一切请家里放心。艰苦的劳动，能够把人百炼成钢。现我对艰苦的工作一点不怕，而且很愿意干，一上午扛几十个180多斤的麻袋都没关系。而有时因为写些东西而脱产，就感到特别难受，和人没有了共同语言（人家还开玩笑说是巧挣工资），几天不干活再一干，就两腿发软，浑身没劲，面色发白，气喘吁吁。在劳动中会取得很大的愉快。前几天脱产四、五天，搞两忆三查，整理家史，还以李XX家史编写了个小话剧。不过这种事，以后绝不能多搞，本身没有毛泽东思想，又怎么宣传毛泽东思想呢。

别的不多谈了，问钟好了。家里有何变动？庆友回去了吗？谭峰已回去。小民回延安了没有？颂英分配情况如何？你现在整党中搞什么工作？天津市革委内有什么变动？听说刘忠、范永忠已下去。

我现需几样东西，钟回来时带来。

- 1、雨衣，妈妈以前说四舅买了个军用品，要给我。
- 2、乒乓球拍。
- 3、最好能做一个书架子。小的，可上锁，放两层书即可。我书不少，没处放，取用

不便，易丢失。什么样钟则琰知道，他又会点木匠活，可买点板自己钉钉即可，回来时放东西一拖运就行。让钟看着办吧。

4、照相机可否带来，这里有很多动人的劳动场面和自然风光，很优美。特别是现代化的大机器作业，很是壮观，有气魄。可能家里有顾虑，其一是怕影响不好。其实如果真为工农兵服务，是会受到工农兵欢迎的，光放在家里未必好。其二是怕丢失或损坏。这个请放心，上次有丢失半导体的教训，这回一定倍加小心，坏事能变成好事。另外，我也会用，知道如何保护。我也绝不外借，本连人用，我也不出手，自己给他们照。另外，我们也经常有回去的，这次让钟带来，我回去时再带回去如何？很久没照了，有时看到马群奔驰在草原上，见景生情，真想一下子都摄进来。如同意，连同黄镜头等一起带来，叫钟则琰在路上倍加小心。

66年照的砸教堂的照片就很有意义，有再好的照相机，错过时机也照不出来。

我在这里生活上也较为朴素，没有那种高干子弟大吃大喝、讲穿讲戴、挥霍浪费的大少爷作风。

代问姥姥好！

祝身体健康！

端阳

1970年3月8日

我们55团整建三个团。我们现是50团，由原三营、二营、四营组成。

地址也变了，现是：黑龙江省甘南县边字506信箱35分队。

上星期我曾去邓素侦那里一趟。

爸爸：你好！

信刚封上，就收到你的来信，看后很有启发。阶级斗争很复杂，正如主席所说，几十年之后都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对青年工作稍一放松，就会有人滑下去，他们从反面教育我

们认真改造世界观的必要。

67年刮极左风之时，我没参加。七二〇事件出现后，思想上偏“左”，但又不理解，就和廖晓淇去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到各大学串联，看、听、思考，一直不解，还和廖经常辩论。后8.11中央讲话，一直到9.5讲话，思想转过来。具体什么都没接触，只是中学中的红革会打了几次交道。对5.16匪团内幕我倒很想知道些。

上次请假没准，未回成。我准备5月份回去，或来封电报，现不知妈妈病情如何？

端阳

3.9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3.8）

爸爸：

来信收到。等了好几天了，我也感觉到好像不能很快地如愿以偿，好事并不是一想就能来。

最近我们也传达了中央的五号、六号文件，三号文件，说过些日子再传达。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搞三清，可我们总觉得插不上手。

师里的政治部主任等都已陆续回去了，他们在这里也没把这个连变得多么有生气，总是那么死气沉沉。韩科长讲了一次管理教育问题，讲的挺好，怎样严格要求，怎样耐心说服等等，许多都是林副主席的指示，讲的挺活，可是连里办到很难。这里严是严，其实不是那种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上下感情很不融洽，上边总是觉得下边不听，有人顶，总想找几个斗斗，可又不放，总觉得自己就是党，不听自己的就是不听党的。底下这帮人无理上边的那套，上边根本不发动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什么事也很少听听群众的，就连最近发展了几个党员，有一个去参加了党代表大会，群众都不知道。发展党员根本不是按党章规定的那样，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连里也很神经质，底下有人骂他们，他们

听到之后，感到挺紧张，认为是阶级斗争，和苏修呼应。连里不区分两类矛盾，就是有人骂是敌人他一般不敢，一般是同志，因为对领导有意见，骂骂出口气。领导听到之后，应主动找人家谈谈。连里领导就能划清谁是迎合他的，谁是不迎合他，他们往往把自己看成高居下等人之上的上等人。他们对群众的根本态度是错的，好像我一切都对的，你们一切都得听我的，稍有不驯，就会被认为是野心、敌人。所以这里群众也不提什么意见，得过且过，所以积极性也就当然不会高，处在这种环境中能有什么意思。

我们连又是师里树的一个四好连队，虽然许多问题师里的首长也知道，他们还是充分肯定连里的工作。然后把一些问题提出来，希望连里改进，但是许多问题是不能那么快地改进的。

连里有三百知识青年，可是文化、政治、体育活动却非常贫乏，几乎没有，一年只是有几次文艺晚会，还是临时突击，有时尽是大合唱，小节目自编的也少，唱的歌也老是那几只，精神生活太空虚，所以一没事就骑牛，因为有时外边的牛跑到我们的地里，让我们抓住之后，知识青年就乱骑一顿，有时三个人上去骑。因为生活空虚，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乐趣。一般广播也听不到，报纸也不看，一谈起话来就是什么女的了，谁搞对象啦，谁结婚了等等，还有的高级一些的打扑克。

这里真正的老贫下中农少，可知识青年跟老职工接触又少，我经常到老同志家里去，和他们聊聊。在这里呆下去实在是不带劲，我在这里觉得贫下中农太少，真和他们在一起是非常好的，这里知识青年成堆，风气不好。

我们连好像严，其实现在谁也不干活，整天都偷懒，祖国前途、人类命运，想的人太少，而领导都注重的是让人们好好干活，听话，否则就训一顿。连里追求名利，也尽吹吹呼呼的，原说积肥六千吨，后来师里来人一看又说已积了三千吨，还可积三千吨，师里人一量积的二千吨也不到。总之处处想虚报一下。连里在年终总评时，总结了一大套经验，连连里的群众都不让知道就拿到师里、兵团开大会宣讲，因为许多事都是硬按上的，贴的金。

今天我和古文化、张永琛还一起研究，他们想转不了团，要转连。我也是同意的，不过我的意思先等等看，其实别的连许多地方比我们强，三连我们去了几次，有不少天津的，那连里的人都愿意在那个连呆着。可我们连的大部分知识青年都不想在这个连呆。

师首长一般到下边少，一般都很亲热，可一般不管什么事，他和你也并不是十分了解，不能指望他，除非是和你们的老战友。

我至今还是想当兵去，也想转团。

我想回家一趟，让妈妈开个证明，说她有病，病重，否则是回不去。

我最好还是先回去一下，家里有事就来证明，我非常想回去，好好地谈谈。来了快一年了，也该回去看看了，现在回去还好一些，等到夏天就忙了。

这里雪开始化了。

克平

70年三八节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3.15）

妈妈：你好！

来信收到。前几天我曾给爸爸去了一封信，较长，把我的一些情况介绍的比较清楚，今就不准备多写了，我叫爸爸把信转寄给你了。

昨天我们离开连队，去修水闸，住在农业社老乡家里，这离我连不远，只有十余里，回去很方便，每天有人来往，把信和报纸给带来。对连里的事，就不大清楚了。不过，在这里很安静，除了干活之外，没有那么多活动了，时间很充裕，又没什么干扰，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了。我带来几本书和俄文材料，估计得干一个月左右时间，四月初回连。我连不种水稻了，所以给了我连这个修水闸的工程任务。活也不累，习惯了。我们几个人打夜班，去平阳拉沙子，一趟64余里，坐解放汽车，一夜两趟，就是坐在外面冷点。可

现在东北寒劲已过去，中午冰已开化，就是春风大点。

我想四月底或五月初回去，克平那我去不了，只能写信。现控制很严，去不方便。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和杨宝合一个场，是副连长。今冬冒生命危险拔掉已燃着的导火索，救了不少人，要被团长树为二不怕样板。整党中，群众评他纳新，可自己不写申请书，说在下面多锻炼锻炼好（杨宝合已纳新）。前些日子私自回家，回来后，团长亲自抓典型，撤消副连长、战备排排长、团内职务并留团察看处分。未免太扩大化了。

我连两忆三查已搞完，现又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打击反革命的没传达，你那里有吗？）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举出十二种表现。现北京有何动态（除 516 以外）？爸爸前寄来一份材料，看来少年犯罪案很多，而且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北京枪毙了不少吧，主要是什么犯？听说政治犯很多，是吗？

我连一个同学又回津，叫钟泽榕，可让他把东西带回来。我要一身外衣，结实的，劳动布也行。最好是混纺的，并不特殊。我把今年发的 24.2 尺布票全寄回去，请查收处理。我把绿棉衣也让钟带回，给拆洗补补，再让他穿回来。皮衣我回去再做吧。

你身体如何？如需我回去，可来电报。最好能有医生证明。

克平转连可不大容易，他现开始安心。我这里也并不那么理想，哪里都是有矛盾斗争的。

庆友回去没有？一直未见她来信。小燕呢？现在都学什么？来封信，寄点照片来，切不可忘记。

不多谈了。

端阳

70.3.1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3. 22）

爸爸：你好！

上封信收到了吧？我现在参加了修建水闸的工程，因我连今年不种水稻，将此任务给我连，我们一共来了三十余人，分别住在离闸门不远的农业社老乡家里，自己起火开灶。冬季施工，要在棉帐篷里进行。现在我们在挖地基，打炮眼，用炸药炸开后再搬。大家齐心协力，推轻拣重，争着点导火索，爆炸完又都争论着总结经验，谈笑风生，很有意思，一点也不感到累。就是在这里，对连里一打三反运动一点不了解，不过听说没搞出什么新东西。浮在面上，倒不如在这里，很自由，可以更多地学习点主席思想。我最近刚看完一些老师对林彪四野的回忆录，对主席、林总的战略、战术思想、军事天才、军事辩证法产生极大兴趣。我现确实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现仍每天保证看一个小时俄语，开始看林彪九大政治报告。

听说，连长在大会上公布叫我负责连队的种树绿化工作。究竟如何搞？什么性质？离不离班排尚未知，只是听讯而已。咱也没什么说的，什么工作都行，“一切都由党安排”。现在我的志向就是学习、奋斗，在完成好本职工作之后，多学习学习，准备打仗（因此叫钟把我在津早买的剪树枝的剪子带来）。

另外叫钟则瑢带回点菜籽来，如茄子、西红柿、菠菜、大白菜、豆角、丝瓜、冬瓜，各种萝卜等。

问姥姥、颂英好！

端阳

70.3.22 晨

王克平给王颂英的信（1970. 3. 22）

颂英：

你们现在分配怎么样了？开始了吗？分配时来信。我到了外边，有些地方比你知道的多一些，可以给你做个参谋。

我现在是非常想回家，给妈妈去了信，她要开个证明，说她病重，我就好跟连里讲。连里给假特紧。

庆友回去了吗？好好养病吧，可是别养废了，也做些体育活动，像爸爸那样有毅力地去积极地锻炼。

另外，庆友和颂英都要好好学习一下主席著作，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我一条宝贵的经验，带着问题重点地学，多看报，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指示，首长讲话，学学两条路线斗争史。

我还想了一条回家的方法，要是赵文彬去咱家问问他，可不可以买到那种铁牛的后轮胎，有证明有现钱。再有把我给小陈的信寄给他工厂：天津市轮胎厂成型车间，陈树起。能买到我就可回去，还报销，还算出工，还一天补助四角，主要是能回去。

克平

70.3.22

王克平给小陈的信（1970. 3. 22）

小陈：你好！

好久没给你去信，非常抱歉。你们现在工作忙不忙，也正在搞一打三反的运动吧。

天津可能现在已是桃李满天下了吧，可这里还是千里冰封，雪刚刚化，地里还是一片白。

我转眼来这里快一年了，多么想回去呀！我们连请假很难，我准备让我妈妈开个证明，说她有病，我也好跟连长磨磨。

另外人家告我一个机会，如果可以买到那种拖拉机外胎，就可以回去，别的连的天津的有买到的。我问问你有可能吗？后边的大轮。有可能，我们团可以开介绍信，拿着钱去买。我这样可以回去，国家报销路费，还算出工，主要是能回去一趟。你问问看。

这东西全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也许是很难买的。你说说支援农业，而且有我们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1团的介绍信。你打听一下，不行就算了。

再见！

克平

70.3.2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3.23）

爸爸：

我们现正在搞一打三反，天津也正在搞这个吧。天津搞的怎样？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吧。

可我们连却搞的不怎么正常，连领导却往无政府主义上引，我们连却想借这个机会整小偷小摸、调皮捣蛋、无政府主义的人。这些潘复生在电话会议（三月二日）已批评过了。三月二十日还开了个不点名的批判大会，有个上海和知识青年，平时吊儿郎当。有一次连长在他们屋里讲无政府主义就是和敌人里应外合，是阶级敌人。有一天晚上，要集合他不起，排长讲他是无政府主义。他就说我就是无政府主义，我就是里应外合。排长就报告连里，连里就说他是里应外合，在全连、排里开会批判，最后又开大会批判。我和古文化写了大字报，准备明天贴上，说斗争矛头有些转向。在批判大会上指导员还嫌火力不猛，还要点名批判，还要查一查机务队伍（就是开拖拉机等工作的排）和武装连。我们在大字报上提出不同意见，到这里没见过一张大字报，我们这是打头炮，必然要引起轰动。

还有两个打铁的开玩笑，一个拿着一个大铁柱，问另一个说给团党代会打个东西送礼。那个就说好，打个铁鸡巴。指导员在大会上就讲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严重的，但我们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要过细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在当前要集中火力，打击现反、贪污、盗窃分子，这是主要斗争矛头。

我们只传达了中央5号6号文件，天津三个文件都传达了吗？3号文件是打击反革命的，但具体是不知道的。

我是很想回家的，搞完一打三反就要求回家。但那时连里一般不好给假，但我只要努力还是可以的，最好有妈妈的证明。

爸爸，你现在干什么？农场现怎样？

我们发了二十四尺二寸布票，一斤棉花，我准备全寄回去。你们先问问，可以不可以换。

不多写了。

克平

1970.3.23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3.24）

爸爸：

来信收到，昨天上午刚发了信，晚上就收到了你的信。

我还未正式请假，没有医院证明连里一般不相信，谁家都来信，那连里就只好分辨了。我讲过几次，你们怎么没注意呢？来信顶个屁用！

我给妈妈打了电报，让她把医院证明寄来，把病情严重程度和要动手术写明，能加机关证明更好，但没有也可以。空口无凭，有电报的都很难。

但我是能尽力而为，没有证明我也要努力请假，不给假，到时候我就走，回来时有证明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最好请假走。

不多写了，要妈妈不用急！

克平

1970.3.24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3. 25）

爸爸：你好！

三月十七日来信收到，心急如火，马上向连里写了申请报告，把具体情况讲了。连里会批假的，团里给不给还不知道。因每连控制两人在外，而我连已走了很多了，在团挂了号的就有2人。如果团不给假，连里给了走也没什么关系。总之，总会给的，所以我等不到四月十几日了，只要一开支，拿着工资就可回去了。

走前，把我在连里的工作都安排好，特别是植树造林工作，先定出一个几年规划，以后就是逐步去实现这个计划了。这个工作现尚未接手。另外连里成立科研小组，我把种菜任务交给他们好了。这个已同党组织、领导交待好了。

让妈妈多多保重身体，不要着急。主席给王观澜一封信中说：即来之，则安之，心里一点不着急，让体内慢慢地增长抵抗力……

别不多谈，韩然离津没有？四月初上路，到时给家打电报，到车站去接。68次中午12点到津。钟则瑛几日回连队？

端阳

70.3.2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5. 7）

爸爸：你好！

来信收到，同时收到庆友的来信。把最要紧的事先谈谈：

你考虑的太多，目前状况比你想的要好，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昨天孙民叔叔回沈阳，我们送到车站，石茵、吴力阿姨也去。在去招待所时，在门口遇到和段森阿姨一起来的那个张同志，一见面他就谈起我的事。他说他同意招我去，现在昆明也很需要人。我把我在运动中、在东北的一些情况也同他讲了，他是很赞同的。他跟小段做了工作，小段也同意。同时上面（鲁威）一再介绍我，可是那个谢同志不同意。为此他们三个还吵起来，闹了意见。正巧昆明有一个处长来京送稿，他写了一篇赞样板戏的文章送到《解放军报》社，人家认为这是目前稿件中最好的，还要再修改一下。据他们介绍，此人很能写，笔名叫红斌。张同志也同他谈起我的事，他说上面也有这个意图。当时把我叫去，问了问，还问你父亲叫什么？我说叫父亲王林。他说在《新港》编辑部待过吧。看来他还知道。他们把我又吹了一通，最后他让我把过去写的认为比较好的几篇文章给他看看，再写一篇。我说过去写的全在东北，运动中的在天津。只好现编一个吧，今天我就写了一天，已写出，正在修改，也来不及给你审阅了。他说写得好，准备寄到昆明，如行就收我。那个姓张的最后还跟我说我们尽量努力，我认定了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那个处长是14军的，他说你们不要，送到我们14军去。我也同意，到野战部队同战士一起更好，我主要意图还是当兵，搞不了创作，写写报导之类也行。

至于转关系问题好办，只要他们要，孙民在沈阳也帮助办。同时他们过几天还准备去沈阳招生，沈阳部队里的都能要，更不用说兵团了，现在看来是成的希望大。但总是隐隐感到另一种倾向的威胁。张还说明天给你一个表填一下。今下午，小段阿姨又把妈妈叫去，恐怕谈到我的事。如行的话，也叫我先回东北，之后再接去，把东西也一齐运回来。超假之事，先不管它，只要能当兵，全所不顾。孙民叔叔走时，说克平问题差不多。克平走后，昆明的又后悔，说怎么不先介绍给我们，让沈阳要走了。

明天就可写出一个再教育中的小故事，明天就送去，还附上过去写的几首情调正确的

诗词之类。

这几天，夜里根本睡不着，总是想。虽说做两种准备，但总不愿往那想。

别不多谈。

妈妈 20 号左右就要下去，可能之前的一个星期假，去天津整理东西，那我也回去了。只要把文章给他们看看，就可定个差不多。如可以，他们是可美言几句的。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端阳

70.5.7

庆友：

你好！来信收到。

准备多会儿回去？现很乱，我也不知何去何从？望尽量晚走，再见一面。

如爸爸不回来，速把信交给爸爸。

大哥

5.7 京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6. 1）

妈妈：

来信收到，非常高兴，你们到了部队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一定能学到许多东西。

孙民叔叔的信早已收到，事过这么多天，也没什么了。当时确实有些刺激，真没想到希望又空了。但以后还是有机会，这总是难免的，什么事都有两个方面，都要有两手准备，从最好处努力，从最坏处着手。我现在心情非常好，身体也很好。前几天是盖房子，干的是抬石头，砌石头，打地基，并不累，每天睡的很香。过些日子就要夏锄了，那就要下地了，但那活并不累，就是中午不能回来，在地里吃，在地里休息。

端阳也要回连队，爸爸来信告诉了我，但我还没接到他的信。他要能成多好，咱家有一个能当兵都是最大的光荣。如我去不成他能去，我也是满心欢喜的。祝愿他能成功。

轮胎，爸爸来信讲了，办成了，但我们连还没收到。过几天就能收到，这事总算办成了，不然那太惨了。一事无成真叫人不好办，尤其轮胎走时跟连里讲好了，办不成总是不太好。这一下办成了，帮助连里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连里目前正搞四好初评，大家给连里提了不少意见。我刚来，什么也没讲，以后我也不打算尽提意见。平时好好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领导的问题大家会提的。现在师、团干部在我连帮助搞，连里干部领导作风改进了许多。

这次不成，要吸取教训，一是要抓紧，二是要多准备几手，多找一些老同志，让爸爸和你都注意这两点，征兵的时间要摸准。

我也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能成，一是不成，我决不会不成就情绪低落。一定放心，我现在是乐观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一切。

妈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什么事都想开，不要着急，着急也没用。你为我当兵真是费尽了心血，绞尽脑汁，身体受到一些损失，到部队就应安下心来，一方面锻炼思想，一方面锻炼身体。到部队也好，生活有规律，但要不注意也会搞坏了，那可太划不来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千万别亏本呀。

庆友回去了，我不知道，把绒裤寄回天津了。

我现在就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精通它，应用它，多和老贫下中农一起，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注意身体，准备当兵。

你们那里是解放军的连队，还是解放军的农场？还是后建的一些半农半工的连队？离北京倒是挺近。是在高碑店的镇上，还是离那不远？三舅可以常去看你吧。

写到这里差不多了，我这里时间比你那里还充足一些，你那要紧，写信就可短一些。祝端阳当兵成功！颂英能留在天津！爸爸分配个好工作！妈妈身体健康！

克平

六月一日晚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6.3）

爸爸：您好！

我们19日晚上11点多钟离开天津，20日早3点半到秦皇岛下车，6点坐汽车到海滨。一到海滨我觉得一切都熟悉，街道，房屋。我们又到海边玩了很长时间，又拾了些贝壳，小时候的情况又回忆起来了。21日晚又坐车回车站，坐晚上9点多的车，第二天早5点多到沈阳，先找到丁冬阿姨家里。22日一天没出去，很累，睡了一天。23日找到三叔玩了一天。24日下午坐3点多的车，到长春晚9点，很快就找到她姐姐住地，在她姐姐宿舍住下。以后一连4天阴天下雨，就什么地方也没去玩。第五天去玩了玩，照了两张相，划了划船。又去找胡苏叔叔，他很忙，让我们星期日到他家去。

星期六我们通过小马的姐姐的关系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参观了一下。工厂很大，5分钟出一台汽车，都是流水作业。从西头往东头看，先在工作台上（往前运动着的）放上底盘，工人马上往上装零件，后车又走到前头，工人又马上装，很快。还看车厢车间，还有铸造车间，锻造，车、铣、刨、磨。还有越野车，战备用的，还出红旗轿车。汽车厂一天出200辆，到处是成行的汽车。在工厂参观后觉得在工厂干活很壮观。

星期日我和小王又去胡苏叔叔家，又看见阿姨，是四十五中老师，还有一个小女孩，叫凌宇。阿姨会弹钢琴，家里放着一个，小孩也学会不少。胡叔叔带我们到外边吃的饭，因家里供应不好，一人一月半斤肉。

长春街道宽，又干净，人、车都少，在街上走很舒服。星期一（6.1）下午4点坐火车到四平，换车，21点又上车，23点又到双辽下，2日早6点从双辽坐车，到通辽9点，把行李取出后，坐小驴车运到汽车站。下午2点买到下午3点从通辽到开鲁的汽车，5点

半到开鲁。小王认识一个我们四队的一个社员的亲戚，在开鲁住，他带爱人、孩子到沈阳看病，同一个汽车。小王以前见过他，在汽车上又说了说。人家还不错，帮把行李背到他家。他家还住了两个上海学生。我们把行李放妥后，又到邮局给队里打了个电话，准备第二天坐汽车回去。晚上我们和上海两个女学生住一块。第二天（3号）一早去买车票，没有了。我们正没法时，我队何来丽、来桥、吴极来县买粮食，连接我们坐马车来县，准备下午一块回去，看来一路还挺顺利。

回来后，同学说我瘦了，我把眼镜也带上了。一路真辛苦，也总怕遇见坏人，处处小心。同学的哥哥在长春待了一天。行李什么的总怕丢了。

爸爸，你们下放有消息吗？克平的事已听说了。

妈妈通信的地址？

我从沈阳离开的那天上午，端阳和张叔叔也正去。

问姥姥好！多谢谢李舅帮忙。

祝身体健康！

这信是在县里匆匆写的。

女儿 友

1970.6.3

父亲王林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6.4）

D.L:

今天早晨六时我刚起床正在穿鞋，有人敲门，一开是端阳来到。问之，手续办完，也回连队取了东西。真是喜出望外！他说张云青同志早有电话到京，段森同志一定给你写信了。所以我这封信也就成了锦上添花。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接着摆在面前，昆明既当创作小苗调去，而端阳是否胜任，

这矛盾就更大。因此我首先把林豆豆写的《爸爸教我怎样写文章》给他重读一遍，作为我们对他的嘱咐。他如果能够按照这种教导去做，那就不会走错路，不会没有一定的贡献。

另外我针对他的活思想，又有几条嘱咐：

1、要以新兵、小兵自居，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创作小苗”，以“创作人才”自居。

2、毛主席的“政治标准第一”，不能有丝毫动摇。因此，首先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要长期地这样做，不是短期的，一次两次即可。

3、随身带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书，以及党和军委的公开文件。其它，如为了批判地继承遗产的东西，两三年内先不要看（领导上指定参考在外）。

4、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的文章，不要引证，更严禁引证那上边的话为自己的看法辩护。

5、要了解部队的特点：服从纪律，服从命令。这与学生时代闹红卫兵不同。对领导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如遇有不合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的命令，先执行，而后再反复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语录衡量，再用请教的方式向上级提出来供参考。（这不是提倡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而是首先肯定今天的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部队，大方向不致有大问题。具体的细节上，可能有不合客观规律的地点，经过善意的提醒，也会有所改善。）

这些嘱咐如何？请你再补充。

张同志要端阳今天以内赶到北京，所以我也要他今天乘晚七时车赶回首都。第一次接受命令，就不能讲价钱，要养成守纪律的习惯和本能。

从端阳办手续的经过看来，对克平的将来不可幻想太多。这次端阳若不是没有过硬的手续，很不容易调出。所以先要给克平做工作，免得缺乏精神准备而苦恼。端阳在沈听人议论：克平气质形象很好，演政治指导员之类的人物很合适。他们宣传队的演员演战士的很多，正缺少能演正面的政治指导员、政工人员的演员。但克平不会表演，所以不胜任。

如果胜任，宣传队会调走其他人而留下他的。

总之，克平的事以后再说吧。先从思想上叫他安心在兵团干下去，不可幻想甚多。端阳能有这个意外的收获，已使我喜出望外。

我们的前途尚渺茫。我们仍在做帮助别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的工作。颂英的事尚未有头绪。

你们到农场已十多天了，生活当适应了。听到端阳的事，当更安心了。“饮水疗法”我已实施四天，只第一、二天肚涨、头晕不适应，如饮时稍松缓一点，饮后立刻活动，很快就舒适了。几十年来我是严禁饮生冷水的，从此开了戒。我是没有什么大要求的，只是给你趟路做试验。前天遇见王奇才政委夫妇，他说有几个将军用此法收到好效果。

家中无事，请放心！

林

六月四日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6. 4）

妈妈：你好！

我于今日凌晨5点零2分到达天津，正巧爸爸在家。上午李舅也来了，中午姥姥给包的西葫饺子，还喝了两瓶啤酒。晚上就得回北京了。

我一切事情全部办好，档案还带在我的身边（封口）。现我已属昆明军区了。此次多亏孙民叔叔帮助，张云青也专程跑到嫩江，可写信感谢他们。美中不足就是没穿军装，不过也没什么，到昆明再穿也没什么。东西我也全部托运回来，取货单也交给李舅。到了，他帮助取回。一切都很顺利，请放心吧。事也很巧，回到连队，组织关系问题就正式批下来，还举行了入团宣誓。另外又新到一批上海战友，正好借用草袋、草绳，将我行李打上，

一切比预想的顺利的多。你为我的事操心过度，影响了身体，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现在一颗悬心总算落下来，不必再耽心煮熟的鸭子再飞上房去了。你也要多多注意养好身体，这样我行万里，也不用挂忧家中之事了。

我已给克平去信，叫他安心在连队。我看到他给丁冬、付林的信，没有怨天忧人，思想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就很好。

郭处长已走，这样我回京，就得跟新招的一批人一起去昆明了，我估计这么一来，还得在京多住几日。

你在农场如何？学习紧张吗？劳动累吗？我觉得劳动还是可以大大锻炼人的，不仅思想上锻炼，身体也是锻炼，如果再胖下去，恐怕以后也难再登舞台了。

此致

祝身体健康！

儿 端阳

6.4 于天津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6.5）

妈妈：你好！

昨晚到达北京，把档案材料全交给段森阿姨。她问我在津见到爸爸没有，我说见到了。她问有信没有？我一听就知道要坏，她见没有，说他真是……爸爸应写信感谢一下才对，尤其是段阿姨对此很注意。我已给爸爸去信。她还叫我马上给你去信，让你放心，血压高也会好点。并让我在星期二前把东西准备好就行，此期间最好能去看看你，或叫你回来。我主意未定，一则你刚下去，怕回不来。我如去，目标又大。你看如何？你应马上去信感谢段森阿姨。

家中一切很好，我来时，在连队借了50元钱，现把表钱给我，我一会儿寄回去，剩

余花点，在留下一点。

我东西寄来，可身上什么都未带，连短袖衫衣、内裤都忘拿出来了。不过，也没什么。军装得到昆明穿了。

家中一切很好，请放心。

祝身体健康！

端阳

6.5 北京

父亲王林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6. 7）

D.L:

端阳看你去了没有？

这件事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你这几天一定忙于给老战友写信了，我已经给鲁威、段森、孙民等同志写了信。只是没有叫端阳亲自带封信给段致谢，有些美中不足。好在抽屉中有张云青同志给你的信上有地址，我直接写了去。刚寄出，就接到端阳的信，说我失礼。

端阳说段叫他星期二前准备好，今天尚未接到来信，估计他尚未走了。宋绍舜同志来到，我就托他给端阳带去几件夏天用的衬衣、衫裤、日用品、防鼻炎的药。这些东西，由火车运到的，端阳走后好几天才运到。

宋到了长春，回来时顺便绕道到开鲁看庆友。到了开鲁才知道开鲁很大，但他不知庆友在何公社。在饭馆中吃饭，随便打听，正碰毛桃，真是巧了。所以当天乘他们生产队的车到了北兴大队。住了一夜，见到了生产队的各队长，在一起吃了饭（那天正是端阳的生日端午节）。庆友刚到，地里的活，还没有干惯，感到很累（上级规定，每日劳动十二小时），他们队团结空气浓，干劲足，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毛主席、中央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工作有个文件，今后领导上要狠抓这件工作。主席说：上山下乡两年，表现好的可以参军。（这个，未有写在中央文件上）对于庆友，被选的可能不大。我只希望不犯旧病，能老老实实地在农村劳动就好了。

关于克平，端阳见到你，一定说了。他说他在听人闲议论时说：克平气质好，形象好，演正派的政治指导员之类角色最适合。他们宣传队非常缺乏这种演员，可惜克平不会表演。如能表演，调换其他人都可以。总之，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端阳没有内因，那也白费劲的。所以我给克平写信时，要强调这一点，否则克平总是夸大外因的作用，是自寻苦吃。

你给朱彪的信，我没有转。上次的回条，已经表明不必再啰嗦。鲁威同志说朱甚慷慨，说到做到，我们就等着吧。过多的麻烦人家，可能起反效果。等到有了准确消息，再努力吧。

我曾到王曼恬处。王说上次指名调，影响很坏。看来，她已不敢再给想办法，只说主席讲了，上山下乡两年表现好了可以参军。这样就不必指了。不是领导不想照顾，群众有意见，没办法。70届已在选调，全市要选调三、四万人。可是老三届和69届的，一个也不能动，牵一发而动全局。

看来，朱的希望最大。但颂英也许好说，克平就不大容易了。怕到时推说已经参加生产兵团，不肯调。因此，必须从最坏处着想，下次给克平写信，要下毛毛雨，先做思想工作。否则，抱着热火盆妄想一大套，到时满完，精神更受刺激。

我当然在尽一切可能扩大机会，但是截至目前，唯有朱希望大，因为他无论如何亲口答应了嘛。老赵也说到时努力办一办。总之，这种事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必须做两手打算。

我仍在跑疏散工作。关于退休，中央划了几个杠杠：1937年以前参加工作者，退休后仍拿工资百分之百。1937—45年者，70%。日投降后者，60%。但一退休，就得到农村去疏散，这也是为了备战需要。老党员尽可能安排一些工作。又有人说中央也在研究地方干部也实行“留养”制度，因为不少军队干部已经转业。关于我的安排，传说可能安排在图

书馆。我估计（也愿如此）是个名誉职务。我早估计到，我个人问题不大，只是担心颂英。今天看来，果然如此。

因为朱已答应，得耐心等这机会。如届时办不到，其它机会也没有走通，那我就打算要求带女儿到农村中去退休。中央的精神是尽可能做到疏散，又使被疏散者不必非东一个、西一个不可。这是毛主席一贯关心群众生活的老传统、老教导。因此，朱的希望碰壁而又无其它希望时，我只好退休了之。退休何处呢？还有你呢？光我带着颂英，到哪儿我都可以继续写小说，把我歌颂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两部完成。可是你呢？党培养你这么多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应当给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呀！我想了想，从抗日初期，十六、七岁就在八路军里当演员，一直到今天，仍然当演员，而且能上台演出的，不多啦！入城后学习“斯坦尼”掉进泥坑里去了，可是高举毛主席《论持久战》伟大红旗的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的革命战争生活，还是极其可贵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因此我们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认识和感情，跟那些间接听来的、或者看书看来的，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自暴自弃，应对党、对革命有高度责任感，要有革命的雄心壮志，更有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中立新功的决心和精神准备。别的我都服老，在这一点上我不服老，所以也没有“创作危险论”谬论。因此我要退休，想到首都郊区农业社落户，那样，你还可以在市内做演员工作，有暇回家也方便，颂英也就随身带着了。

我想了又想，这办法比较好。问题是否能办到？1、你们斗批改后，是否也要下放一批？我能以你的家属疏散在北京郊区吗？2、我要找找王力民同志或吴德同志，试试有否可能。这些都是颂英的问题没法在津解决的妄想，你想想如何？

克平，我总认为还是依靠孙民同志给想办法，比较可能性大。因此，你对孙要尽可能嘱托一番，但也不可操之过急。

端阳能有今日，我已觉得喜出望外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得寸进尺，妄想越来越大，那可自寻苦吃了！应做两手准备！

宋绍舜走时，我叫他给颂英带 30 元，信上说：如果石茵同志没有给她找到业余学习针灸的机会，如果愿意，就跟着宋到邯郸、到涉县玩一玩去，转转也可以开眼界。学校里，据说去山西的任务已满，再动员就是河北省的了，这一次也不像上次那样。但是颂英利用这空隙各处转转也有好处，这次跟着宋去，下次就可以自己去了。

秀兰来住了两天多，整天忙着给端阳拆洗衣服、被子了，没有再谈克平事。

饮水疗法我已试行十余日，大便痛快。经验是饮时不可过猛，可缓缓饮，就不头晕恶心了。饮后一定要活动。解放军医生同志给你针灸了吗？要在心情轻松舒畅！不要再紧张了，世界的矛盾是无穷无尽的！

你写信要短。

林

六月七日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6. 10）

妈妈：你好！

来信收到。前几天我曾到孙敏阿姨家一趟，见到了王小和小梅。正好又来了一个剧院的，听他讲了一些你们的情况。风景很美，生活挺紧张，我看农村小景比闹市更益人。望你多多保重。

今天给小段阿姨打了电话，她说收到你的信，很高兴，并叫我写信给你，她因忙就不写信了。她确实很少给人写信，总是让别人代笔。上次看她给孙民的信，我看字迹都不像她的。她说叫我明天再去一趟。估计星期日以前走，这样又可多住几天了。她还讲昨天给昆明打了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王副部长，王说叫我去十四军。小段她准备先去沈阳，把工作安排一下就回昆明，汇报一下，如需要再回来。现鲁威叔叔具体抓创作工作，准备

去广州开一个创作工作会议。现领导对我寄有希望，就怕我不成材，失领导之所望。

这次到东北办理手续，还比较顺利，不过也费了不少波折。我们先到沈阳，孙民叔叔帮助，沈阳军区政治部开了介绍信给兵团政治部，说昆明军区准备要人，叫协助。本准备去佳木斯，后孙民叫王干事先给兵团打电话，叫兵团直接给五师打个招呼，这样我们就直接去五师了。到了拉哈阳我下车回连队，因雨被阻在路上一天。张叔叔先去师部，并到嫩江找他一个二十年没见过面的哥哥。孙民叔叔给岳副主任写了信，可他不在，刘主任却帮助办了。他又到团接我。我在连队只待了不到三天，调令就下来，同学们都很吃惊。我只放了半天马（我知要走，特意去放牧，在草原上纵情奔驰），种了半天菜。到团里又住了一天。有两个干事找麻烦，可张云青也挺硬，后团参谋来说给办吧，这才办完。到连，正好首批纳新的团员正式批下来，还举行了入团宣誓，组织问题正式解决，省得到部队又是一个麻烦。东西我全部寄回家中，就忘了一件军大衣，以后叫他们带回来就行了。东西李舅已经取回家中。我又回沈阳住了两天，见到孙民、傅林、田丹、丁冬，回来时未见到力力。力力领导已给介绍了对象，我去时正见到，不错。去时还遇到庆友。总之，还是过来了，又回到了北京。

回来后我把手表钱要来，在连队走时我借到 50 元钱，现又寄回去。还有 70 元，我身上尚有 20 余元（已花掉了），买了几只鸡吃。我已向小段探了探，准备给鲁叔叔带北京果脯之类。另有张叔叔十斤挂面，再给鲁带点挂面，一切你不用操心了，我自会安排。

我自己东西没多少，只一个旅行袋，不满。只是一些正面书籍。衬衣都打在箱子里，现在天津，身上只穿一身，带一身，一身还破了。未带背心、短裤、短袖衬衣、袜子之类。鞋还是原来那双布的。别的我不准备带了，现正考虑手表带还是不带。我现想放在家中，或带去再放别人家里。总之，到连队是不能戴手表的，让人一看，这个新兵还戴手表，太招风。你意如何？部队同兵团不一样，如需要，以后再叫你寄去吧。

我找过石茵阿姨、吴力阿姨一趟，石茵的大儿子回北京，为当兵之事，石很操心，可又无能为力。现石茵很紧张，支部改选后，她是书记，更忙了。准备去天津，又未去成。

颂英给你带的棉衣、裤、糖、钢笔，收到了吧。让你把头巾再托人带回。

我生日已过，吃到了粽子。星期日四舅、舅妈、小未、小姨都来了。

毛衣我先不带了，机器打的不好，以后再说吧。

别的不多谈了，在京好好玩几天就算了。

端阳

6.10 北京

王晓燕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6.10）

妈妈：您好！

您来的信我们于六月九日收到了，我在这很好，您放心吧！

我现在还继续地去游泳，没有不去过呢。现在我已经能游一千了，也能跳五米的，就是您看的跳台中间那个就是五米的，这一切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我们已经在外游泳了，外面也有一个游泳池，就是您进的那门对着那个小门，要有雨什么的就还在里面。

我们六月十一日星期四又要演出了，这次也没有我，让我们去看，我们原来小班的四年级和三年级都没有。妈妈您别担心我的事，我一定好好地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长大了，为祖国争光，把身体炼好了，适合革命需要。

我已经上官园小学了，他们学的是第六册，我这是第五册，语文、算术都是，我和姐姐到东单那现买的，老师说她不能给我补课，得叫一个同学给我补，现在还没补呢。她姓王，现在王老师又转走了，还不知道她给补不补呢。

不多写了，还要上学。

再见！

小燕

1970.6.10

母亲刘燕瑾给王庆友的信（1970.6.12）

（注：信残缺。）

……的天地，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是非常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想到你，还是安心在农村安家落户吧。这对于你来说同样是锻炼与考验，要为革命来种田的确不件容易的事啊！要经过多少思想斗争、多少痛苦的磨练、流多少血汗、斗掉多少私心杂念，才能树立起这样一种高尚的世界观，一心为公的思想境界啊！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应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攀登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峰。

……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又把我们挽救了回来，这一段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值得牢记一辈子的。我们决心在这所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大学学校里，认真接受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永远紧跟毛主席，继续干革命。

我们现在完全是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和部队战士一样，就住在部队的营房里，十几个人（一个班）一间房子，睡得是上、下铺。同志们照顾我，让我睡在下面。集体吃饭，集体学习，从早晨五点半起床，跑步，直到晚上熄灯（九点半），只有晚饭后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是自己的，其余全是集体活动，因此感觉到很紧张，时间很少。不过，我对于这种生活还是不生疏的，因为从我小的时候参军起，就一直过的是这种生活，直到全国解放后，离开了部队，才开始了和平生活，才有了小家小业，因此思想也就开始和平演变，开始追求安逸和享受。现在毛主席又把我们引导到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所以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激动。部队首长对我们非常热情，照顾和安排得也很周到，真像到了家一样，是革命的大家庭啊！

目前我们学习、武装思想、提高认识的阶段已结束，这星期已转入奔向劳动生产第一线。我们的劳动场地是烧砖场。为了战备，需要大批砖，所以我们就为了革命去烧砖。烧砖也是为了彻底埋葬帝修反，劳动有了目的，用政治挂帅，干劲就很大。

我因为身体不好，血压仍然很高，领导上照顾我，就没让我上第一线，而留在家中做后勤工作。（因砖场离营房有八里地，单来回走路就够我受的了，就不用说再劳动了。）我留家给同志们打水，帮厨，洗衣服，我认为这就是支援第一线，所以劳动也很愉快，也是锻炼。我们指导员就说：“要突出政治，勤快人也能把轻活儿干成重活儿，要是不突出政治，懒汉把重活儿也能当轻活儿干。”所以我就应把这些轻活儿干成重活儿，要眼里有活儿，一时一刻也是闲不住的。我想通过劳动是能改造世界观的，主要突出政治。

我们现在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正、副排长，全是解放军干部，并且每个班里也有两个解放军做宣传员。班长是我们自己的人，因此政治生活抓得很紧，时时事事都突出政治，以解放军为榜样。我们随时都在找差距，都要斗私批修，真感觉到觉悟差跟不上。解放军的的确确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真是太多了。前几天给我们请来几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来报告，事迹真是太动人了。只是这里篇幅少，不能写给你，希望你注意听广播，注意看看报纸，会有许多报导的。这样使你的思想也会比较开阔些，活跃些，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来为革命而种田。

你的身体怎样？回去后病又反复没有？有什么感觉要及时注意，要科学对待，不能坚持时就可以休息休息。带去的药要经常吃，别光带去做样子，自己又不吃，也是瞎浪费。

对于学习针灸治疗，你要有勇气，这可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很好工具。如果附近有医疗站或解放军医院就可去学习。跟队上请求一下，如不行也要自己先自学，先看书学，自己试验，没有勇气可不行。我们这个部队医院我看就为附近大队培养了好几个赤脚医生呢。不知你们大队有没有？

你给家中去信了吗？我们这里星期五是过战备星期日，所以休息给你写信，也给家里写了一封。颂英仍在北京，你有事可给她写信。我这里通信处是：河北京广线高碑店 4793

部队文艺一连，交我即可。这里离高碑店镇还有八里，一路是柏油马路，两边是白杨树，交通很方便。但就是组织纪律很严格，没事不让出营房。我们到这里时间也是长期的，恐怕一年内不能回家，你就多给我来信吧。再见！

祝你健康！

妈妈

6月12日

父亲王林给王克平的信（1970.6.17）

克平：

端阳给你的信，谅早收到。

毛主席教导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端阳如无那几篇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和文采的文稿，引起来京一负责干部的重视，而往军区打长途电话主张调，那么，外因也是徒然的。所以你不要再强调外因，那样将自寻苦吃。当然了，没有适当的水分和温度，多么良好的种子也不能发芽成长。但要分清主次。

端阳在沈听见文工团们议论，说你的形象好、气质好，演政治指导员那样的正派人物最适合，宣传队也正缺少这种演员，可惜你不会演戏，如会演，他们宁可把其他的人调出，也要留你的。由此可见，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了。

这句话很有启发作用，你要想当一个工农兵演员，就要往这方面进行原始积累，平日即注意正面人物，特别是政治指导员的一切政治风度、政治特点，即如何身教重于言教、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抓活思想、做过细的工作、落实政策，也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形象化，使每个战士从指导员身上感受到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亲切伟大，一直感受到毛主席的

温暖。

你或者说这个不典型，那个不理想，那你是不能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创作典型的教导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如果生活中有现成的，那么还“创造”干什么！“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就是把生活中正面人物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因素和特点，集中起来，概括起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创作就是某种特点突出。

你以前的毛病是看人不能一分为二，看不清哪是主流、本质，哪是支流、现象，哪是主导的，哪是非主导的。不能敏感地看到萌芽状态中的新生事物，不能分清哪是暂时起作用的现象（不论当时他如何貌似强大），哪是永远起作用的积极因素。惯于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是辩证法的分析，而是形而上学地武断。如不自觉地克服，将来不论干什么，不犯“左”倾错误，就要犯右倾错误。因此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个世界观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我当然要寻求一切希望。毛主席教导：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可能，因此必须做两手准备。认为只有一种可能，那是机会主义，或者是冒险主义、空想主义。

我原本认为端阳适于研究自然科学，想不到时代把他推到写作的道路上去了。你从小有形象感，我当然希望你有当工农兵演员的机会，如果事与愿违，那我就希望你老老实实地当生产战士，接受严格的考验，认真改造世界观，坚持写日记，积累经验和形象，业余参加本连队的小演唱和壁报活动。这是工农兵写作者和演员的基本功。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不会像以前文艺黑线那样用温室的办法培养无产阶级作者和演员了，我认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批示的也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全国斗批改进行完毕后（目前发展不平衡），我估计必定搞工农兵业余文艺演出。各专业艺术团体就要从那中间选拔有突出表现和有培养前途的人员来补充和加强自己的队伍。天津不就是明证吗？每年进行工人业余演出时，各地专业艺术团体都派人来物色选拔对象，有的为了一个尖子，由各地区军区的负责同志

来电话、电报指名要。段阿姨来津挑选的对象，还不是去年工人业余演出中的新生力量！

传说下半年中央要抓一抓创作，我估计这传统可能。林副主席一九六四年五月《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说：“文艺工作抓什么？我认为，关键还是要抓创作。抓创作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具体措施。”江青同志在同年七月《谈京剧革命》中指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全国斗批改和整党建党工作发展不平衡，大跃进的发展形势也不平衡，我相信中央只要腾出手来，一定会抓创作的。有些文艺刊物还要出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对于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工农兵的作品给了很高的评价和希望。《解放军文艺》每期选登这种作品，并且从中培养、选拔了大批的工农兵作者。这是具体地、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从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选拔作者和演员，从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选拔工农兵作者和演员，而不是从修正主义温室中泡制作者和演员。你要是有志于当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农兵演员或拿笔杆子的，我希望你走这条社会主义大道，不要总梦想走抄道、走小道进入“温室”。真金不怕火炼，怕火炼的不是真金。拔苗助长，只能暂时长一下，终究要枯萎。华北老农有句谚语：“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意思是说小苗初长时，要旱（吃点苦），根子才扎得深。根子扎深以后，再遇上好环境（连阴）就能大丰收。如果小苗时期就遇上连阴，长的倒很快，但是很细，穗子也小，收成不大。所以，少年得志的人，也不容易有大成就，多半有小成就就骄傲自满了，结果把什么事都看得简单，走上主观唯心主义，一跌倒就爬不起来。多积累一些经验，多受一些磨练，“大器晚成”，也有一定的道理。

从六月十三日上海《文汇报》的编者按上看来，上海在大抓创作，大抓演出，大概中央先在上海做试点。

中央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指示，还没有见原文件，据见过的说是如何加强对你们的政治教育，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关心你们的政治教育。

寄塑料布包中有信，不重复了。

爸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6. 18）

妈妈：

今天是六月十七日，明天就是六月十八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两周年的纪念日，师里、团里都要开庆祝大会。我们连明天有一部分去师里，有一部分去团里，我们排我们两个男班老同志多，而且又是基建排，所以还是盖我们的房子。

六月十四日我们两个班到团部砖厂去窑，忽然有人通知我去团宣传股有事，我就立刻去到团部宣传股。我们团的李干事把我领到一个屋里，有三个解放军，有一个在沈阳见过。他们问了我，也没什么目的，问我是哪的，多大年纪，多高，演过什么戏，还有那个沈阳见过的问我，我哥哥去哪了，我告他去昆明了。他们也没考我，谈了约十多分钟就叫我走了。

我估计准是孙叔叔又给想了办法，他们来团里要人，可又得走个形式，问一问。他们可能还找了另外一些青年。

我这几天就等着团里或师里能有调令来，可等了三天还无音信。

等着吧，我反正是经历过几次，做好了两手准备。

端阳的两封信都收到了，知道他又返回北京，真是太好了。

我现在安心等着，现在干活是盖房子，不是地里的活，还好，不累，身体还很好。

你们干什么活？你身体有好转吗？那里忙不忙，比原来轻静一些吧。

不多写了。

克平

七〇年六月十七日

今天上午干活，下午去师部，我到师部招待所问沈阳军区宣传队的走了吗，他们讲是济南军区宣传队的。我问是三个人吗，他们讲是。我问什么时候走的，他们讲走了三、四天了，时间差不多就是找我的那一两天。看来是济南军区招人，孙叔叔叫一个沈阳军区宣传队的一个人陪着他们来。这次走，他们可能回去等着上边批下来，如批下来可能就能要我，等等看吧。

我再给孙叔叔写封信告诉他，谢谢他。

六月十八日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6.20）

妈妈：你好！

上封信去后，一直不见你的来信，现我们走的日子已经确定，22日晚上11：28分离京，到郑州转车，再去昆明，路经桂林时可能下车，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我的东西全准备好了，只是毛衣未织，以后再说吧。一定要手工的，机器织的坏毛线，还不好看。

今天上午我还找了孙敏阿姨一趟，她告诉我你们那里的一些情况。沈玲阿姨说一个军医正给你扎针灸，挺见效，那就好好治疗下去，把身材养好。

张云青已回京，段森上星期日坐飞机回昆明一趟，十八日又坐飞机回京。这次老谢、高保年和一个新来的姓王的和我们一起回去，共十一个人。段、张、汪国淦留下，之后还要去沈阳。

这几天我常去找石茵、吴力阿姨，不知她们给你去信没有？

张云青一回来就跟我讲，你得造点舆论，想点办法，帮助克平，我们还要到东北。我是无法可想。段森到昆，王副部长说我爱看话剧，要招点话剧演员来。克平形象、气质很

好，就是不太会演。沈阳一个人也说，他们正缺演指导员的角色，新招的都是通讯员、战士的形象，所以看上他。可他不会演，快想办法。

到部队再去信，不多谈了。

祝身体健康！

端阳

70.6.20

刚才写的不清楚，再重写一下：

段森回昆明向王副部长汇报工作，王说：“我喜欢看话剧，你们要挑点演话剧的演员。”张云青从东北回来一见我面就说：“你得活动活动，造点舆论，帮助克平参军。”我说我没什么办法可想，要他帮助一下。他说还要去东北。在东北时，一个搞话剧负责挑人的说：有一个叫王克平的，形象气质特别好，我们正缺少演指导员、连长之类中层干部的，新招的小孩只能演通讯员、战士，所以看中他。他声音一般，就是不会演戏，他就占了形象的光。还说他妈妈到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父亲一次被捕、四次脱党，可都有历史结论，又是孙民的老战友……当时我在场，他不知我是克平的哥哥，他就跟张云青讲了。孙民以前也说帮助让昆明把克平招去。另外只剩段、张、汪，张、汪定会帮助，关键是段森。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七月初可能去沈阳，你想些办法吧。我已给克平去信，讲明情况。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6. 22）

妈妈：你好！

你来信收到，可上午刚把给你的信发走。

再有几个小时我就要离开北京了，要踏上新的征途了。路经高碑店时，你们一定已经睡熟，再回来不定哪年了。

张云青回京，他说克平在东北太老实了，不敢说不敢动。搞话剧就要泼辣，大胆说笑，

谈笑风生，不拘泥，这样人看你有表现能力，否则像个呆木头，毫无表情，怎行。你可去信告诉他。

刚才收到庆友来信，一切很好，请放心。

端阳

70年6月22日 北京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6.26）

爸爸：

昨天接到端阳的信，还有妈妈的信，妈妈的信中有你给我的那个比较长的信。

端阳告诉我个好消息，这次段森阿姨回京，王副部长说他爱看话剧，叫他招几个话剧演员。老张一回来就告诉端阳说，让他快做舆论，帮助我入伍。这次留下三个人，段阿姨、老张、汪国淦（此人也很热情，助人为乐，对端阳挺好），端阳讲关键就是段森阿姨。

端阳来信讲，我那事不成之后，孙民叔叔曾讲他帮助我让昆明把我带走。

端阳和你的信中都讲了，沈宣的人说我形象好，声音差，最大的缺点是不会演戏。这个缺点是提的好，我要尽力弥补。我原来总是怕我的声音不好，过不了关，表演不注意。而且考我时紧张，不活泼。我吸取这次教训，我看我演戏还是可以的，演的还是挺活的，你们要早告我就好了。

济南宣传队中我看没熟人，他们把握还是不大，我看昆明还是大大可以争取。

我努力做好准备，平时多练一下，我也准备给孙民叔叔写信。

我给妈妈写了信，她也会一齐努力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克平

六月二十六日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70. 6. 28）

妈妈：

来信收到，是与端阳的信一齐接到的。端阳讲段森这次回去，王副部长让他招几个话剧演员来。老张一回来就让端阳快造舆论，帮助我一起去。还有一个姓汪的，也很助人为乐，端阳讲他也挺热情。关键就是段森阿姨。端阳讲这次只剩下段、张、汪国淦（端阳讲他也挺热情，助人为乐，对端阳挺好），争取段森阿姨来东北时把我带走。端阳一定给你去信了。端阳信中还讲，孙民叔叔曾说帮助我让昆明把我带去。

端阳来信讲，让我好好准备一下，让孙民叔叔帮助说一说，关键在段森阿姨。妈妈，你给孙民叔叔和段森阿姨去信，我也给孙民叔叔去信，一齐努力。

上次我给你去信，说有济南军区宣传队来人看了看，但我看昆明有熟人，把握还是大一些。

端阳来信，和爸爸来信中都讲了，沈阳宣传队的说我形象好，声音差都还可以，最主要是我不会演戏。我自己总结了一下经验，我以前他老是让我唱歌或朗诵，我光是注意声音，怕声音过不了关。但总是不太注意感情表演，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没真看出来，表演我还是可以，演戏还有挺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还有我以前也是不活泼，有些紧张，现在有了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以后可注意了，就是告诉的晚了一些。在济南军区宣传队来时，我应让他出个题，我表演一下小品。过去就算了，总之，我知道了我这个缺点很好，我可以弥补上。济南军区宣传队的来了也没考我，也没让我唱、念，可能是孙民叔叔给我吹了吹，他们也就认为用不着考了。

反正这次段森阿姨回来是个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相信妈妈一定会比我还着急，积极努力。我也积极努力，做好准备，往好处努力，也做好坏的准备。

轮胎已运到了，我二十六日往家里打了电报，告诉：轮胎收到。

克平

六月二十八日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70. 6. 30）

爸爸：你好！

我于六月二十二日晚离开北京。石茵、吴力阿姨都去送我，石茵还未开车就落了泪。我心里自然也不大好受，但总算在外闯荡了几年，心情还比较平静，能够自制。

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到郑州，下午三时乘 61 次直赴昆明。我们一行十一人，全部买的卧铺，虽一路天气很热，但很松快，加上人多，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几天过去。一进贵州天气就开始凉了。二十六日到昆明，刚下过雨，真有点“衣单不胜寒”之感。

一到，已有宣传队人来接，坐上卡车一会儿就到了宣传队，还组织人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我们现一直在办学习班，下午他们就参加交响乐《沙家浜》的排练，一直到晚上十点半多，原来拉小提琴的才几个，加上新招的七、八个人才 12 把，比较困难一些。他们一去练，我就无所事事，只好看书。因军装一直未发，所以一直未写信。昨天晚上，正式发了军装，心情十分激动。一共发了两套军装，一顶单帽，两套领章帽徽，两套内衣，一床被，一床褥子，一条褥单，一块白包皮，一条毛巾，两双胶鞋，两双袜子，一个水壶，背包，一个蚊帐，行李绳，四卷，等等，很全，而且都是新的，请家里放心。我自带的东西有些用不上了。（雨衣质量很好，以后想法给克平一个）

不过，听老谢说我入伍手续尚未办好。只是把档案全都转到昆明军区，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还要到沈阳再补办个手续，开个证明，是把我调到昆明入伍的。可首长说这你不用着急了，他们告诉张云青去沈阳时办理，先发我军装，我先到连队去，不用管这些事了，还给安排了一个比较好的连队。我现就准备去，我对宣传队没一点留恋，也根本没想在这

里待，就想到火热的斗争第一线去，当一名战士。

鲁威叔叔不知何日回来，听段讲七日或八日左右才能返昆，还得等七、八天，不知能等否。如让我走，我马上就走。我们这个学习班听说要办到十日左右，因为队里还搞半天整党。我们不自己办学习班，也参加不到他们中去，故单独学习。只是自己感觉是坐如针毡，也不能随便出去。

临上车前，我毅然决定不带手表，把它交给石茵阿姨，她说马上转给颂英。现在我觉得做得很干脆、很对。到这里全是号声，手表无用，特别是一个新入伍的战士。如克平那里有人要就卖掉。不行就算了，以后再说，时间走得挺准。

来信可寄航空的，也可能我收不到就走了，让他们再转给我。不该讲的就不要写上了。

还没时间出去玩，没给妈妈去信，看后你给她寄去吧。相片现无法照，在京照了一张，让颂英去冲洗。

此致

祝身体健康！问姥姥好！

端阳

70.6.30 于昆明军区宣传队

爸爸：

主席最近有一个指示：“提高普及样板戏”。根据这个指示，全军都在搞，都在学。现在搞的好坏是个水平问题，搞不搞就是态度、立场问题了。还听他们讲（不太准确），当有人提议在人大大会堂上演样板戏时，主席讲：不行，那么大，后面的人怎么能看好，一千人左右最好。工农兵的戏要让工农兵都看到，不能只为城市老爷服务。主席确实最关心群众。样板戏谁看得多？城市中的一些干部、职工、全国工农兵看到的比例太小了。所以主席指示很伟大，真是想工农兵之所想，急工农兵之所急。他老人家的心永远和工农兵一起跳动。

不知天津有何举动？具反映，除中央的外，天津算搞得最好的。

你现工作有何变动和动态？

刚才班长说，王副部长已决定，我是宣传队的人了。我不干，还要求到连队，班长告诉王，王叫我不胡思乱想。我还准备再找王副部长谈谈，在宣传队全闷死我的。主要我既然是搞创作，就应该长期无条件下去。听于副科长说，我可能不去十四军，到边防部队待两年。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成为本刊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